讀春秋管見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三

愼齋羅典嶽五氏定稿

男紹郁 孫恕賢綸 校字

莊公

元年

春王正月

（管見）桓公以十八年夏四月薨于齊。是月公之喪至自齊。及冬十有二月葬。此九月中莊公已即位。爲在喪之君矣。踰年改元。不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公即位。

三月夫人孫于齊

管見　此文姜懲而去魯也桓公薨于齊之故魯人誚讓必多文姜以爲汙衊必忿然曰是使我不得爲夫人也我何戀戀於魯歸爲齊女齊大不尤勝於魯夫人哉乃致其夫人而去故曰夫人孫于齊舊以孫爲內諱奔之辭彼文姜淫而悍惡恣行無忌雖已負罪通天何嘗內慚不安而有事於奔乎所謂孫者猶云姑擲此夫人之位已耳故不稱姜氏而意乃醜或又指爲去其姓氏以示絶不爲親如後之屢稱夫人姜氏又何説焉至莊公之即位初及踰年改元以紀其爲君乃值春王正月其母夫人欲孫于齊不可禁天下豈有無母之君哉在夫人亦狀此意以脅莊公之必來逆於齊耳至其後逆之而至又儼然夫人矣不書略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

【管見】按齊襄公以莊之八年為無知所弒。未聞并殺襄公之庶子。及雍廩殺無知。其爭國者。惟小白及糾皆僖公之庶子。是襄公固無子也。然則此王姬之歸於齊。其歸於襄公。豈非襄公嘗以無子告王。因求王姬。以為夫人。欲有子。故王許之耳。然攷之於禮。諸侯不再娶。其再娶者。皆不得如始昏之娶嫡夫人。可以備禮。凡嫁娶而禮不備曰奔。故媵則為妻。奔則為妾。此王姬之嫁於齊。其實欲同於妻之媵。其迹則幾於妾之奔也。何以言之。齊之再娶。王姬必為王之妾女。王不得責齊以夫人之禮逆之。以故是年冬。王姬歸于齊。自魯歸之。而其先築王姬之館於外。則於秋是為預謀所以處王姬者。乃於館未築之夏。遽稱單伯逆王姬。則何也。單伯為魯之命大夫。而王忽召之。初何嘗知其使逆王姬也哉。既至。王乃語之。若曰。齊侯求王姬為夫人。欲有子。予許之。然非始昏也。以禮言。不得使齊侯來逆於京師。亦不得使齊侯遣卿來逆於京師也。王姬何以歸於齊乎。度惟使女自魯來逆之。使魯為之館。以處王姬。乃令齊

使卿逆於魯之館使齊侯自逆於齊之館如是以歸王姬庶幾亡於禮者之禮也夫爾時單伯受王命遂留京師使人告魯亟築館以冬歸王姬之期示焉魯於是乃知單伯之如京師王召之非有他故獨為逆王姬也故書曰單伯逆王姬至公羊傳稱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穀梁亦有使魯主昏之說注謂天子不自主者尊卑不敵若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有血脈之屬可為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未審於禮何據姑就事論之王姬歸於襄公而使莊公攝父道以主昏不疑於以王為敵體乎且莊公生於桓公六年及茲即位之元年纔十四歲乃襄公之幼甥也其可以主舅父之昏也哉弗思甚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管見）凡作室皆稱築若築其基耳基固則室不壞必先之尤必慎之故作王姬之館曰築館以舍王姬而俟齊之來

逆必簒之於外者。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又使子羽辭曰。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楚使伯州犂來言。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魯之築館於外。亦此意與。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管見 高氏閌曰。莊公與桓王同時。王名林。而公亦名林。君臣同名也。按諱始於周。而亦有此。當録之以資考異。又陳自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明年蔡人殺陳佗。立陳侯躍。八年卒。其中弟立。此陳侯林是已。亦八年卒。又立季弟杵臼。並桓公鮑之庶子。躍與林二君皆不私其子而以次立弟。殆悼心於佗之禍而相誓以成此友誼與。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管見〕奉天命以命有德故王曰天王兹榮叔之來錫桓公命者徒以王姬之自魯而歸於齊惟莊公實褒其事雖在喪不辭乃特加追錫以寵其先君耳是得為天命有德之命乎以是稱王而不稱天所謂命者惟將桓公二字分看合看乃有着落去年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其謚桓私也其稱公僭也豈嘗有王命哉凡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有誄以定謚禮稱賤不誄貴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是有命矣又五等之爵公為首惟二王之後稱公則及其子孫若周公封魯其後世皆稱魯侯也春官宗伯典命職言天子加以九命為伯而後稱公凡以旌有德是亦有命矣令桓公之命其謚曰桓命其爵曰公皆由王使榮叔來錫於魯孰得譏其私譏其僭與然桓公之慙德叢於厥身實不堪其賜謚實有玷於加爵以為王有為而錫之命可矣若竟以為主本奉天而錫之命則豈其然

王姬歸于齊

管見張氏洽曰。王姬來而不書至。別於魯夫人也。按此意應補出。

齊師遷紀郱鄑郚

管見按遷字宜玩。謂齊師本在齊。一哄入於紀之郱鄑郚以威之。則其民懼而逃竄。遂使齊師據之。宅其宅。田其田。以冀厥攸居。是不成為齊師遷於紀之郱鄑郚哉。齊師得其所。而紀之郱鄑郚其卒以流亡者。固靡所底止矣。毒極慘極。郱杜注。在東莞臨朐縣東南。今屬山東青州府。鄑杜注。都昌縣西有訾城。都昌今山東青州府昌邑縣也。有訾亭社。在縣西十里。郚杜注。在朱虛縣東南。今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郚城。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管見〕前桓公十二年八月。陳侯躍卒。魯不會葬。陳侯林立。至莊公元年冬卒。二年春王二月。魯會其葬。前豈其有怨於陳侯躍。今豈果有德於陳侯林哉。自桓公十八年中。其用情之隨人向背。因事翻覆。類如此。莊公少主。亦由在廷諸臣。相與承其流而尊之已耳。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管見〕按於餘邱。公穀皆以為邾邑是也。凡國無有以三字名者。六書故。春秋時邾用夷。故邾謂之邾婁。邾婁之音。為鄒。故邾改名鄒也。據此推之。於餘。即邾之切音。邱與婁聲亦近。可知於餘邱之與邾婁。字形字數有異。其實一而已矣。又按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國但稱邾。不稱邾婁。而其舊名仍存于別邑。以是有呼邾婁為於餘邱者。公子慶父帥師伐邾之別邑。故即因其別邑之名而書曰。伐於餘邱。胡傳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

莊公幼年即位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條卽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劉氏炫曰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適言己少次莊公為三家之長故以其公為伯而自稱仲趙氏鵬飛曰溺伐衛則聖人貶其族慶父專聖人不去氏何也於以著孟氏之孽蓋基於此不氏則無以見之故書曰公子

秋七月齊王姬卒

管見齊王姬卒雖來告喪無足書書者欲借惜王姬以惡齊侯耳去年冬十月王姬歸于齊即聯書齊師遷紀郱鄑郚以此凶狠不仁已足干天和而召家禍王姬何辜於天頑以齊侯之惡德而殃及之豈不哀哉而猶未也菑必逮其身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管見 按齊襄之與文姜其好淫實為之啟。觀詩稱南山崔崔。雄狐綏綏。則此會于禚。及享于祝邱。如齊師。于防。于穀。皆襄公先定所處。以陰為招。致而文姜遂從之者。此年秋七月。齊王姬卒。其冬十有二月。齊侯適至于禚。夫人姜氏或當假哀弔之名以行其得文其私也。然春秋但書曰會。會者。相需而相遇之通辭。其何以明男女之別。兄妹之嫌哉。再觀於敝笱之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其從如雨。其從如水。以此為會字作形容語。正合禚。杜註齊地。左傳定九年。齊侯致禚媚杏於衛。杜註三邑皆齊西界。據此當為齊魯衛分界之地。

乙酉宋公馮卒

管見 高氏閌曰。觀宋莊伎求敗類。則穆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按前宋穆公欲立兄子與夷。使子馮出居于鄭。馮倚鄭而黨宋華督。遂弒其君與夷。奪之國。此高氏所以曰為伎求敗類也。然亦享國十八年。獲保首領以沒。故

只遂表謀公和之能知其子而莫由近謀莊公馮之謀弑其君也因竊以私意申之曰宋公馮卒子捷立十年有宋萬之禍豈得以及身卒免為天之常道哉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附錄]二年夏書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誌慶父之得兵權也三年齊師伐衛魯公子溺會之則慶父之黨矣故削其公子而以名斥之與削貶無駭翬挾柔之例為一君行師從於慶父之伐於餘邱特稱帥師著其專兵而擅動大衆也溺為慶父所使雖帥師而不書欲繼其罪於慶父耳非師少之謂孫氏復曰衛侯朔在齊故溺會齊師伐衛謀納朔也按桓公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此後莊公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六年夏六月衛侯

朔入于衛則此年之伐衛爲納朔必矣然但稱伐衛而止言外便見有弗克納之意

夏四月葬宋莊公

管見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謂不討華督弑君之賊而封使之相莊公爲也故殤公與夷不書葬及莊公立十八年卒以此年夏四月葬魯使人會其葬春秋書曰夏四月葬宋莊公是明魯先君桓公之成宋亂者今得嗣君莊公以辛成之終矣苟知念此恥孰甚焉

五月葬桓王

管見劉氏敞曰君弑臣討賊猶親弑子復讐也讐不復則不葬不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所以明臣子也葬者臣子之終事其義未終故不敢急葬也據此推之桓王之七年而始葬其由被弑而未得討其賊與當魯桓之十有五年

書三月乙未天王崩其先二月家父如魯以喪車而求車實由天王使之來聘也俄而遣使方般頻聞殂落是無疾而猝崩有陰謀弒之者矣于時凡在王朝互為蹤跡莫由正指其賊而討之因殯桓王而不敢葬及愍四年為魯桓之十八年適有周公黑肩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乃決知殺時桓王之被弒其同為逆謀者此而人也有周大夫辛伯以變告王遂與王殺周公獨王子克脫奔於燕未能即得仍不敢葬桓王以法追捕度於魯莊初立之元二年中始執獲王子克殺之吉于殯然後其賊得討耳賊既討旋當卜葬而猶不敢以驚遠將大事也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用是更遵定禮以赴告於諸侯使遠近皆得以時來會葬焉故春秋於魯桓之十五年春書三月乙未天王崩至魯莊之三年夏始書五月葬桓王以見周室非常之故其於七月之葬變而至七年者有如此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管見紀侯之弟紀季字而不名賢其知紀必滅猶能使酅之民得免於難耳此時未暇爲宗祧計觀莊公元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武人橫據民卒流亡酅亦紀邑豈不聞而怖其慘毒哉于時紀季居酅以爲紀本不救民實何辜今齊師又將至酅故紀季不欲有酅而以酅入于齊也其以之如何蓋屬酅之民而告之若曰齊卒嚮紀欲并酅之民耳有民則土田賦稅歸之今若相率以入于齊乞爲齊民難可免也齊師至則無及矣夫酅之入于齊紀季以之既非酅之畔紀紀季獨以酅入于齊身不與酅俱入則又非紀季之降齊也可不謂賢乎酅杜注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東有安平城又有酅亭

冬公次于滑

管見左傳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於是杜注以滑爲鄭地在陳留襄邑縣北今河南歸德府

鄭州有滑亭。按今睢州舊非鄭地。其滑亭亦據春秋釋地之說。為之非確證也。又魯桓之十五年冬。及十六年夏。凡再會師伐鄭。是為怨矣。莊公立未久。乃欲就之謀紀。豈輕棄其以德報乎。且紀在齊之東界。鄭亦有漸長莫及之勢。雖不辭以難。總無濟也。況乎會鄭以謀紀。未得定。公輒令以師從。次于鄭地。誠何為哉。猶是師也。將師之以求救紀。先遣師之以西會鄭。曾不計及於師勞。而力竭與竊慝所稱滑者。當指衛地言之。今河南衛輝府之滑縣是已。觀此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以衛侯朔出奔在齊。而齊侯思納之於衛也。卒之弗克納。乃還。及是而冬齊侯復欲合魯師以納之。有期日。溺當在師中。而公復自行。益心重是役。即將不留不處。以期事之就緒也。已而齊師不出。遣使止公。公之師已次於滑矣。此其為齊侯所使而後亂於其言之不信。自滑以思其來從。捉如。恐後至。有謀其歸。悄悄如。因不競而遁。公何以堪乎。故春秋譏之。但書曰。冬公次于滑。亦欲見公之以師從齊。其終至於進退皆無所據有。

如此。

耳。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管見兩君相見有享禮。主國之君設之。杜注。祝邱魯地。今在沂州東南。莊公四年春王正月齊侯適至。故夫人姜氏以主國享賓之禮享齊侯也。據此推之。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爲齊地。則當夫人姜氏至齊。齊侯爲主。國之君國早享夫人姜氏于禚矣。此享于祝邱益踵而行之者。汪氏克寬曰。春秋雖鄭伯享王。王享晉侯。亦不書。而書夫人享齊侯。則以其非禮也。張氏洽曰。假先王之禮。爲禽獸之行。此大亂之道也與。

三月紀伯姬卒

管見春秋書紀伯姬卒。表魯女之能以尸守國而賢之也
於何見之三月紀伯姬卒夏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
侯葬紀伯姬與哉紀侯不有其國胡以並舍伯姬之殯而
不顧且待齊侯之葬之耶度伯姬將卒必有言以語紀侯
曰齊侯之必滅紀近在旦夕國君當死社稷國已然社稷
非得私於一君有此土者皆可祀之惟宗廟不可廢之他
姓必將有與繼承令擬君去以守宗廟我不去以死社稷
庶而得焉惟我死君去擯留其殯于寢俾齊侯憐然於紀
雖去國猶有一魯女為紀夫人不惜以尸守其國也必毋
坐我以是而三月紀伯姬卒及夏紀侯大去其國竟如伯
姬之言不葬哭殯而行使得完其以尸守國之志焉將紀
之人謗其奇行爭相傳說齊侯聞之則心怵於婦然之無
終義憤之不釋厲鬼為哭之難為防護也爰謀妥其靈而
以禮葬之先命卜日得六月乙丑從至日陳奠啟殯飾棺
升輀引紼就窆一切如夫人之禮此他人所不敢擅並齊
侯求之故六月乙丑葬紀伯姬不曰齊人而曰齊侯夫諸

侯會葬與國之夫人，但使大夫耳。今乃以亡國就木之紀伯姬，而使讐侯若齊侯者赫赫在人耳目間，實能降心加禮，以主其葬，榮則既極，賢復何加。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管見：齊襄公將滅紀，知紀之所賴者魯，魯之所恃者鄭耳。當桓之十三年春二月，齊僖公伐紀，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夫非鄭伯厲公突之力哉。及桓公以十五年冬十六年夏再會師伐鄭，伐入櫟之厲公也。於是魯與鄭伯惡，莊公繼之，未聞和協。齊襄乘此際以結於鄭伯，則奪魯之所恃以自爲助矣。紀復何所賴於魯乎。其先以陳侯者，陳近鄭，陳侯杵臼新立纔三年，當修好于鄭，故齊侯借之以通于鄭伯，如主賓相見之有介紹然。以是於此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也。自有此會，魯間之，度其不能以獨力救紀決矣。

然則紀侯之大去其國詎得已耶。

紀侯大去其國

〔晉見〕禮記曾子問篇。孔子謂聞於老聃曰。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國以君為大。君以祖為大。令紀侯不得有其國。乃盡取羣廟之主。以從其去也。可不謂大去乎。且紀侯之去其國。與紀季以酅入于齊之意同。並欲沮止齊師。使民免於難。不至如郱鄑郚之遭其橫暴耳。惟其鬨衆如切膚。因之棄國如敝蹝。當去之日。以廟主載於齊車。別其羣臣百姓。祖而后行。羣臣百姓送之出境而反之。道之所經。羣瞻為紀侯之去國。豈若有故出奔者之情狀。適貽譏於流離瑣尾也哉。以足而指其去為大去。亦宜。故凡諸侯失國則名。此獨不名。而變其例曰紀侯并申。其失國若非出奔。乃於其去而別異其辭曰大去其國。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管見)禚爲齊之西界接魯境齊人狩于禚所謂齊人即齊侯襄公由春秋斥爲公之父讐而人之耳齊侯狩于禚公胡以及之時益以齊襄恃其尊屬而召公公遂往而從焉是爲及周官大司馬之職冬田曰狩以教大閱陳車徒如戰之陳斬牲以誓辨旗物鼓鐸鐲鐃之用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其奮揚用命賞與對大敵同之既畢乃以行狩知從禽其餘事也此齊侯之狩于禚殆亦主於張三軍以懼武使公聞之而心慴其赫奕有如此哉齊侯何所忌於魯哉以魯之與紀篤於婚姻之戚紀侯大去其國其爲寄公於魯必矣伯姬卒以尸守國齊侯爲之奪魄禮葬之而欲

姬猶從在魯計其播遷以後自夏徂秋竟時蹤跡絕不知其所為能無疑紀之卒恃於魯以陰圖復國與此齊人之冬狩于禚期公而公及之欲以示威於魯即得使紀之謀亦終沮也然紀侯之與其弟紀季以哀民難而同志於仁則戎心不起即紀伯姬之與其妹叔姬以傷國亡而同守於義則外事不干皆所謂賢也彼齊襄狃於淫昏以其殘暴其於賢者之處心積慮所求而得所舍而取惡知其為何物也哉至若魯莊之幼而愚闇惟齊侯之命是聽齊詩有猗嗟一篇以刺之正為此公及齊人狩于禚也其詞數誇其射之能以為從狩則善矣其如所與狩者之為父讐何故三章凡用十七兮字有無限感慨汪氏克寬曰公羊記柯之盟將會公謂曹子曰寡人之生則不如死矣自傷與齊為讐不能復也然則禚之狩盍亦興念及此耶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管見孔氏穎達曰於時齊無征伐之事不知師在何處蓋齊侯疆理紀地有師在紀夫人當向紀地從之按去年夏紀侯大去其國至此年夏積之過一年紀之民心當定故及是而疆理其地也惟齊侯親行雖無敵而必以師從以適新并之國而備不虞亦其宜矣其不地者紀亡其國不得仍舉舊名至於周巡別邑靡所定處悉數之亦不得也於是齊侯所至師皆至焉齊師所至夫人姜氏亦皆至焉故總書曰夫人姜氏如齊師如齊師者會齊侯也齊詩亦有載驅一篇以刺之其首章曰載驅薄薄載始也驅謂人之疾行有如馬然勿泥馬說薄宜與薄伐之薄同謂迫而使之也當曰文姜之會齊侯由南山所言葛屨五兩冠緌雙止推之其所乘之輿毋以人行非用馬者而其趨塗甚

急則于始發之時即使人比於馬而為驅馬故云載驅以此發明如字正得其實其稱薄薄之義須從下齊子發夕看出蓋此所書夏者實值夏之盛暑故齊子之發不于晝而于夕亦欲避炎蒸而逐清涼云爾因是道中之載驅者終夕不得休直猶潛師竟敵號令頻仍一曰薄再曰薄惟恐失期而不得伸其鬬志也噫亦甚矣夫人姜氏如齊師詩人仰借行師之有事于薄薄者寓其會淫之情狀醜孰加焉而夫人不顧也其初如齊師如是當其既至所為隨逐齊師以服比齊侯者亦何在非此志乎

秋郳黎來來朝

〔管見〕孔氏穎達曰郳之上世出于邾國譜云小邾邾挾之後也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居于郳曾孫黎來始見春秋數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為小邾子據此則邾友別封于郳亦獨以郳為國名不稱邾也其後王命為

小邾子繼謂郳出自邾而以小別之則仍得辨其爲郳矣凡附庸之君無爵春秋例以名書進爵爲子則不名觀僖公七年夏書小邾子來朝獨舉其爵亦足證已但此莊公五年秋郳黎來來朝前乎此何未聞也揆厥所由其殆與邾有隙而思託其國于魯與按此年至莊公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苟非與邾久不相能何至因宋齊以來伐耶郳黎來早慮及此因念桓公十七年秋魯及宋人衛人伐邾則與邾失好及茲莊公五年未久也乃以秋來朝于魯而通好焉邾失好而郳得通好豈不足以託其國于魯哉杜注郳附庸國東海昌慮縣有郳城今昌慮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郳城在縣東六十里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管見】齊侯合四國之師以伐衛欲卒納衛侯朔也朔之當廢與公子黔牟之當立有難以深辨者惟黔牟之立實假

王命齊侯必納朔而逐黔牟。會師伐之。衛不敵。而有王人子突救之。則又貫貶王師也。而卒之伐衛而朔入于衛。則其棄王命抗王師。罪皆不可逭矣。故齊侯宋公陳侯蔡侯皆貶而稱人。程子曰。諸國稱人。則魯在其中矣。金氏賢曰。魯獨稱公臣子之詞耳。王氏樵曰。不稱公則若內之微者。亦不足以見四國稱人之為君也。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管見胡傳稱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當從之。天子之子弟稱王子。與諸侯之子弟稱公子同。親且貴者也。此本為王子突。春秋夾入人字。曰王人子突。特以示貶云爾。但示貶之例。後亦有王子而書王人者。此則既書王人。而復必斥其名曰子突則何以故以王之統馭諸侯。莫大于廢立之故。與夫征討之法。而突為王子。每主于周上行私。以誤王。

若使其名克沒，其罪將何歸乎。今觀其救衛者，救衛之公子黔牟耳。黔牟之立，假王命以立之，必由衛之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私于王子突，以請于王，故王許立黔牟而逐朔。及齊侯連兵伐衛，又必由二公子乞救于王子突，突復請於王，而以王師救之。卒之不克救，而衛侯朔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皆突之所以誤王，而使失其統馭諸侯之大柄也。人而名之，則其罪有攸屬，豈得逃天下後世之詬責哉。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管見]此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殆主于閉城堅守，以捍其入而已，非敢戰也。歷百有數十日，至夏之六月，衆不支而遂潰，諸侯環而攻者入焉，於是衛侯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螟

【管見】公以去年冬會伐衛及今年秋乃至自伐衛曠日持久雖未聞其以衆戰而多殺傷然其老師糜餉材蠹亦已甚矣又況歸塗所經螟災蔽野秋登無望魯之民其何以堪

冬齊人來歸衛俘

管見衛俘謂伐衛所獲之囚非衛寶也左傳桓公六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又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作王宮于踐土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此所書齊人來歸衛俘亦類是耳伐衛之役齊侯主兵國強而師衆當其入衛凡衛之師及王人救衛之師有釋甲擲兵而降者必盡獲之以驅入于齊矣及公至自伐衛齊人以衛俘非寶分以遺魯不免惜且得因之誇示其強以威

魯也。由是而齊人來歸衛俘。矣其歸之如何致辭。殆謂魯之弁伐衛者。久淹于外。今當入。而振旅。以是補其缺。矣可也。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管見　莊前二年冬。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左傳曰。書姦也。則知四年春之享祝邱。五年夏之如齊師。雖不言會。莫非主于會齊侯也。皆書姦也。此年春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左傳曰。齊志也。以防為魯地耳。其實冬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雖齊地。亦必由齊侯有約于防之會也。皆齊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管見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故凡在天成象者皆曰恒以星言之經星麗天不動恒矣而五緯之行天其遲速皆有常度又何嘗不見為恒不寧惟是月之盈虧有弦望晦朔每夜不同然就舉一月即可以例十二月及無數月則亦恒矣詩小雅天保篇稱如月之恒意以此又不寧惟是雷風有聲而無形時作時止似乎偶然耳而其輔日月以成四時之溫涼寒燠無歲不然此易之名卦所由於雷風而獨曰恒與凡天象之失其恒則為變為災如星曰恒星夜則必見其或夜欲雨而雲興焉有不見亦不失其恒也乃此年之夏四月辛卯夜但書夜而以是非不夜晴而夜雨可知而其時共訝于恒星之不見若有以翳之則如雲焉亦已異矣而其尤有異者至于夜中恒星之不見仍如雲而恒星之為星忽于不見中而共訝其有隕自天者數流亂落不可為數欲不以為如雨得乎夫天有恒象而道寓焉人有恒性而道行焉人事感于下則天心應于上變不虛生災由自召若以君子處此其為恐懼修省當何若

哉。

秋大水無麥苗

【管見】月令。仲秋之月。乃勸種麥。毋或失時。種之則苗生矣。此年秋大水。麥不得種。故曰無麥苗。然大水書秋不書月則竟一時也。攷月令稱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又稱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玩乃字。亦新登也。據此推之。春秋但書無麥苗則孟秋之穀。季秋之稻。皆爲大水所淹沒。必可知矣。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管見】穀。杜注。齊地。濟北穀城縣。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治故穀城。是已。按莊之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會淫也。至四年而享于祝邱。遂不憚。以冥默聽。而干先王之禮矣。其明年則如齊師。大衆所屯聚。以私奔。而公行之。豈復以

人言爲足恤乎若此年之春會于防冬再會于穀其夏秋二時值恒星不見星隕如雨又加以大水無麥苗情欲之感既熾則亟何以天變爲不足畏者禍淫之道庸或爽哉夫人姜氏婦人耳雖罪在不赦漏網者亦有之若堂堂齊侯其何以免焉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管見齊襄既於莊之四年來滅紀又將于此八年西伐郕乃徵師于魯與陳蔡也于時齊侯以夏爲期而魯已于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一若惟恐陳蔡之後至而必導其先者何哉蓋公自五年冬會齊伐衛以納朔明年朔入冬齊人來歸衛俘而好兵喜事之意遂勃勃不可遏故雖六年有蝗七年有星變大水皆不加憂恤而亟從

事于兵戎有如此凡公行例不稱師此獨但稱師而不言公者欲見公之惟齊命是聽實則惟夫人姜氏之命是聽耳按前書齊人來歸衛俘左傳曰由文姜請之殆非誣也觀其會防會穀一歲再行豈能不有所借以為名乎可知七年之春會于防將為齊之歸俘報其賜冬再會于穀又將為齊之伐郕通其約與據此以推則公之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亦本夫人姜氏陰為遂之而公特為其所驅役而已又何事曰以公耶再按郕在濮之雷澤縣郎在兗州府之魚臺縣相距非遙故師次于此至齊之會師伐郕近舍宋衛而遠數陳蔡者以郕與宋衛壤相錯二國亦皆利其附屬故爾

甲午治兵

管見 桓之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是郎為魯西境之要地可知隱之九年城郎以為固也桓之四年公狩于

郎亦戎田教大閱也然則師次于郎即治兵于郎圍其所已治兵之說公羊以為祠兵注云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于近郊陳兵習戰殺牲以饗士卒若今之祭旗纛操練士卒一也夫祠為祭名祭必卜日令擇此日用甲午求之其以治之為祠兵亦有據王制天子將出征禡于所征之地謂師旅所止祭名以祭始造軍法者如黃帝及蚩尤也然禡為軍祭而其字从馬於義何所取諸周禮夏官稱大司馬說者以為兵之所資其急於馬故政官之長以是名從可知出師而祭于所征之地曰禡其意亦猶是耳十二辰惟午屬馬詩小雅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差擇也謂于屬馬之日祭馬祖而卜之也詩言以田擇馬用午日此言會師伐郕舉禡祭以治兵亦用午日則仍以兵之所資其急于馬故然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管見　伐郕之役。齊侯主兵。前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則其俟齊人。不待言矣。此書師及齊師圍郕。則其及陳師蔡師圍郕。亦不待言矣。經文互相足耳。及者自郎而及之也。師及齊師圍郕。魯與齊同力。非特陳蔡之比。而郕獨降于齊師者。郕之意殆欲悅齊以怒魯與。一說之。一怒之。則師必不和。而自相攻擊。觀左傳稱仲慶父請伐齊師。可見。然魯究非齊匹也。郕不降魯。魯必怒其貳。而欲終討之。郕獨降齊。齊必悅其服。而欲遂舍之矣。故郕得以降鮮國。而國未嘗失。至後文公十二年。猶見書郕伯來奔也。

秋師還

管見　六年秋。書公至自伐衛。此年伐郕。其秋但書師還。不書公至自伐郕者。以夏之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在郕人。獨知有齊侯。而不知有公。即陳人蔡人亦同。知有齊侯而不知有公耳。當其還也。回憶先之春王正月。師次于郎

之蚤與夫甲午治兵之勤何為也哉彼會齊伐衛而入衛其冬猶有齊之歸俘此會齊圍郕而郕降其冬並求齊之歸俘而不得也亦足嘆已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管見左傳敘無知之弑襄公中間田于貝邱一段忽見彭生為大豕射之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喪屨魂魄離散入而殺之則輕易如割么豚已耳天乎人乎鬼乎賊乎令千古為之神悚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管見莊八年冬十有一月齊無知弑其君諸兒而自立則既即位矣至九年而齊人殺無知書曰春是非正月可知

殺於二月或三月亦止書時而不書月者嫌於無知雖殺猶戕以春王正月指為無知踰年改元之月故繫之以春一若齊人之殺無知自入正月而已殺之耳左傳曰初無知虐於雍廩九年春雍廩人殺無知以事言雖似逞邑人之私憤以理言則貫仲國人之公義也因是不書雍廩人而書齊人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管見齊無知弑襄公據左傳所紀連稱管至父而外無以名見者則齊之大夫皆不與矣及無知自立為君惟其亂黨是恃又豈齊大夫所傾心翼戴者哉於是僖公之庶子小白奔莒鮑叔牙奉之子糾奔魯管夷吾召忽奉之以免難也未幾而齊人殺無知其大夫在朝者或與小白或與子糾皆謀有以立之惟小白長於糾以次當立糾不能填而與之爭乃陰召所私之大夫至于蔇以謀入齊公亦欲納糾于齊以見德于糾乃及齊大夫盟于蔇也蔇杜注魯

地。瑯琊繒縣北有蔇亭。今山東兖州府嶧縣東八十里故鄫城是已。其必盟于蔇者。以糾不當立而爭立。成敗利鈍非所逆覩。惟欲同好同惡。以相始終。是當以明神為質耳。若小白之當立。有國高以為內主。非其他大夫所得並。且在莒為之輔者。乃鮑叔牙。其量能函蓋管夷吾召忽。又無足云矣。以此內外同心。及齊人殺無知之時。自莒逆之而入。復何所用盟哉。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此見公伐齊納糾。亦以糾不當立而爭立。自盟蔇之大夫而外。皆不欲糾之入也。故必以師伐之。伐齊納糾。而卒不能入國。但以納稱焉。納者逆而難。不當立也。入者順而易。當立也。當立則當有其國。此小白所以繫之齊。齊小白入于齊。則遂即位為在喪之君矣。故下書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喪必有主。國亦不可一日無君。齊小白之入于齊。雖

書于夏。而齊人之殺無知。則已書于春。是又當即以此年爲齊侯小白之元年矣。豈無二私。國無二君。公之伐齊納糾。何爲也哉。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管見　是年夏。公伐齊納糾。齊以小白入于齊。而不受魯納。若即以正兵伐之。度不敵。未敢戰也。遂還。乃秋七月丁酉。齊將葬襄公。公猶使人會其葬。一似無所忌于齊者。然其意蓋欲卒成伐齊納糾之舉。使齊之人不爲備耳。詭道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管見　及者。我欲之。而汲汲也。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至于八月庚申。纔閱二十四日。遂及齊師戰于乾時。亦欲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耳。而齊人則因夏之公伐齊以納糾。非克納而還。必有乘閒以圖再舉者。每爲之備。及七月丁酉。魯。

使從間道方來。魯師之伐齊已出。齊之人伺其必由齊地之乾時也。遂整旅待之。於是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左傳紀乾時之戰曰。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據此則公幾為齊所獲其士卒尚可言哉。如是而公之辱社稷為已甚。實當避位自責。故不稱公。以明其面目之無以對國人也。其敗稱敗績者。師出以律。于行陣必利整。獲大敗。則與俚語之亂。如麻。何詩陳風言不績其麻。亦是謂矣。乾時。杜注。齊地。時水在樂安縣界。支流累。則竭涸。故曰乾時。今樂安故城在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北。時水在縣南。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管見 凡行師。有伐。亦有取。觀隱之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亦足證已。此年秋八月。公欲卒納子糾以伐齊。遂及齊師戰于乾時。齊大克我師敗績。則齊之乘其敗績而取魯師者。不待言矣。及九月而鮑叔帥師來言曰

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
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夫生竇為魯地殺之者為魯
人公本欲納子糾何頓忍于子糾而殺之耶徒以乾時之
敗績身幾不免何能終以底人故當鮑叔之師師來其脅
魯以殺子糾正如敵當敗績時既伐之而遂取之其勢何
求而不得哉胡傳云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
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
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于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
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
于魯殺之其不仁亦甚矣按此斷總據小白為兄子糾為
弟立論以分息爭以情教愛乃見聖人為人倫之至其筆
削不能以贊一辭再按經文取字只就殺子糾言之亦未
盡其義蓋有取而殺之者為子糾又有取而生之者為管
仲欲使殺者魯不敢生之欲使生者魯從不敢死之皆其
取之勢也由是以攜也忽之從子糾以死幸矣彼鮑叔所
欲生者惟管仲耳遂

管仲請囚而召忽亦請囚其並能

脫于室宰而不以為戚乎至若私于子糾之黨又忘于仇求爲子諱後必從之戰于乾時雖未聞其欲終于糾然亦有間然于不我活今已矣

冬浚洙

【管見】明一統志洙水在兗州府城東北二十里又云在曲阜縣西北今湮沒無考按太平寰宇記孔子冢在故魯城北歸德門闕里之中背洙面泗則謂洙在曲阜者近是曲阜為魯都其故城南北有洙泗二水夾之亦其所恃以為固者但洙之源流皆小于泗今既不免湮沒則古來之最易淤塞可知魯以此年冬浚洙浚者深之也深則引水使出而不伏流且瀦水使停而不疾瀉以之限戎馬衛雉堞亦設險守國之所應為者哉惟是前之困衛囚已久矣及茲乾時敗績以遑奔復師師費弗直取子糾救之力既失於不能庇人許惟急于有以自保於秋喪師徒冬興勞役

但云不得已而偷
齊民將何以堪此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管見杜注長勺魯地路氏曰成王以商民六族錫魯公者長勺氏尾勺氏此商民所居也令莊之十年春王正月齊師至于長勺深入魯境報前魯師之深入齊境而至于[illegible]時耳而公乃能敗齊師者由去年秋八月及齊師戰于[illegible]時我師敗績公僅以身免恥之遂慣然以修戰備為[illegible]觀其冬之浚洙其有事于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可知矣[illegible]是尊尚謀畧雖曹人曹劌亦得請見以效其能故當此[illegible]春王正月齊師深入至于長勺公急禦之以劌代而遂[illegible]以敗齊師于長勺也至若劌之論戰公皆從之其大要以整為主整則不可動不可動則不可敗而後能以戰以[illegible]

劇之初不輕進後不忽退惟欲一歸于整而已自左氏鋪張其事而設為問答之辭或遂疑為浮夸而不實殊不知其實然又復指為權謀譎詐之說于正焉讀傳者只合其大意則得之無事拘文牽義為也

二月公侵宋

管見此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幸矣及二月而復移長勺之師以侵宋則胡為者公益怒宋之猶與齊而不與魯耳何以言之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以衛侯朔出奔在齊齊襄公主兵以謀會納朔也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于時齊師競卻走王人子突衛不盈宋人實與力焉惟陳蔡從之而已至八年冬十有一月齊無知弒襄公小白奔莒子糾來奔九年春齊人殺無知魯以糾在魯將謀伐齊以納之公主兵與前齊襄之伐衛納朔其事一也公豈不使人請師于宋而期其來會哉其夏之伐齊納糾宋人不與宋殆以不欲失好于齊而辭之

也。由是公獨伐齊。未至齊小白先入于齊。納糾而弗克已乃於秋八月復以師伐齊。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又取子糾殺之。以視衆之。俾師于齊[illegible]伐。衛納朔舉事同。而衆之成敗。乃大相反。恥辱莫甚[illegible]齊亦兼怒宋。何日而能忘之。值此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以爲差足以報齊矣。而猶不能忘情于宋也。長勺之師未歸。遂乘敗齊之勝勢。以侵宋。亦姑借是以逞快云爾。何嫌復構怨于齊人宋人也耶。

二月宋人遷宿

【管見】隱公元年書九月及宋人盟于宿。穀梁傳以爲邑名。則不得與八年書宿男晉同指爲國矣。且隱公求好于宋非宋之志。則必入宋境以就盟所。謂宿者宋邊陲之邑也。據是以推此年書二月公侵宋。宋已稱國名。而其被侵之地實爲宋邑之宿可知。非遣其國都之謂。凡侵以略境爲主決毀戕殺擄奪其財物子女以去。其邑中之喪其室者必

多故此書宋人遷宿亦遷其況難遷難之民置之他所使得寬其驚懼以徐圖安定耳讀者按其遷之時是何情形即可想其侵之之時是何氣勢此屬經文以聯敘為中明感將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作一串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管見〕此年春正月公敗齊二月公侵宋則此書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欲以報敗與侵之怨也郎為魯西南之門戶魯屢城之必為國之重鎮外師宋師至其境豈能不戒而長驅耶其次于郎固宜師既次則二國得以會謀謀定乃以齊師盤踞于郎扼其城之守卒使不得出宋師絕後顧之虞銳意趨魯以圖深入乃遂自郎而至于乘丘也乘丘在今兗州府滋陽縣距曲阜縣三十里實偪魯都左傳言魯公子偃覘其師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

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按乘丘在今滋陽郎在今濟寧之魚臺縣相去一百七十里宋師出而齊師在郎能鎮其後不得援其前而宋師直指魯之國都而輕進其志豈欲亡魯哉不過以乘丘爲魯都之近邑恐突至而恣其擄掠亦得知公之侵宋適來擾亂我宿邑耳其師之不整必矣於時公子偃知之先竊出犯之公遂從之此其敗宋師于乘邱者亦誠非僥倖之比也兵此是傳以蒙皐比異之與城濮之戰胥臣蒙馬以虎皮同則近于扭令營中惟藤牌軍或蒙以布而畫爲虎文非足威敵特以飾觀而已初不用虎皮亦莫能盡供其用〕

況欲以之蒙而乎我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管見〕商頌殷武篇已而稱荊楚蓋本爲荊蠻後以楚字替蠻字故稱荊楚至周封熊繹于楚史記仍紀以蠻字曰楚

貶則以其易名為楚猶是獄之蠻耳後及宣王南伐楚有
小雅采芑篇其卒章曰蠢爾蠻荊又曰蠻荊來威皆絕不
言楚可知楚之初見于春秋共武王熊通文王熊貲以強
熾于楚亦特斥其為蠻以稱荊而已前桓公七年夏穀伯
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鄧皆在南陽為楚所偪乃奔魯
以朝禮見故書朝以失國故名也及於莊公十年秋九月
楚敗蔡師于莘遂以蔡侯獻舞歸此其侵陵中國辱
執引之同姓罪莫大焉因重加之貶絕而稱荊若曰是蠻
也並不得比于人數何乃僭竊王哉自是而後十四年秋
七月書荊入蔡十六年秋書荊伐鄭並從此例惟當二十
三年又荊使來聘春秋特嘉其慕義自通而進之為人書
曰荊人來聘猶不遽目為楚也其所由伐蔡之釁莊十年傳
云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
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
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遂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
歸似為可據但蔡侯入楚以息嬀語楚子楚子滅息以息

媯歸當在莊十一年及十四年七月荆入蔡侯謂息媯歸先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入之今計滅息以後入蔡以前中間纔歷二年息媯何以遽有二子竊恐楚之滅息以息媯則或在此荆敗蔡師以蔡侯歸之先也獻舞與讀傳者共參之杜注莘蔡地在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境以蔡侯獻舞歸公羊曰蔡侯何以名獲也不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此義正大穀梁分疏以字謂以歸猶愈乎執恐不確試思獲一國君以歸是何等事其可以不數荆之惡而數蔡侯之恥耶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管見〕譚杜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東南七十里有譚城左傳云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按滅譚之由如傳所稱亦與晉文之

伐曹衛同皆屬惡其無禮從可知霸者之功業亦能施德而霸者之業必不能不報怨也其於王道去之遠矣至若譚子奔莒已失國而不名豈謂其無罪哉舍東國之雄而與僻陋在夷之莒盟是自棄其國而早辦一奔所以稱秋書齊師滅譚主意在小齊桓何用並責譚子為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管見 鄑杜注魯地當在今兗州府境與元年郱鄑郚之鄑在都昌縣者為二按公之所敗宋師前于乘丘此則鄑者由宋師別取僻道不自郎入耳又前之敗諸乘邱非一朝夕之力也至此敗之于鄑則捷甚乃史紀其日為戊寅云

張氏洽曰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其國亦困于兵矣

秋宋大水

〔管見〕宋之大水據魯有聞見者書之可矣公於去年夏六月敗宋師于乘丘又於今年夏五月戊寅敗宋師于鄑則宋雖大水豈復使來告公而公亦使人往弔哉左傳欲高宋公子御說豫白其宜君因謂宋公嘗答魯之弔災有善辭出于御說臧文仲亟稱之非其實也至論經文書宋大水之正旨張氏溥曰兵敗于外水災于內宋焉得而不亂數語扼其要矣

冬王姬歸于齊

〔管見〕莊公元年冬書王姬歸于齊其夏先書單伯逆王姬又書秋築王姬之館于外與此但書王姬歸于齊者不同

公羊曰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同之所謂過我亦道經于魯而已凡王姬嫁于諸侯獨齊也哉過我則書不過我則不書此論爲定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參見】紀叔姬紀伯姬之妹也皆魯女而先後歸于紀侯伯姬卒紀侯大去其國舍魯將何適哉後卒于魯以失國之君不赴不會葬莫得詳其年月而叔姬之居魯以終其節必矣及此年春王三月乃書紀叔姬歸于酅則何也昔紀季以酅入于齊酅非紀季所有亦與酅之民雜處而已無可歸且紀侯去國必取祭廟之主以行則皆與其身同寄于魯酅亦無所謂宗廟也何必歸度其時齊桓圖覇憐紀之國滅不祀乃以酅之入于齊者還之紀季使得守其宗

廟於是紀季迎羣廟之主于酅而紀叔姬即奉紀侯之主以從以為是所依以終身有之死矣靡他者故紀叔姬歸于酅耳但齊桓之存紀于酅不復其國而但反其邑乃小善非懋功也未可與後之救邢城楚邱一例故春秋畧而不書然既書紀叔姬歸于酅使人究其所以得歸之自而其為受德于齊桓者亦何嘗泯沒也哉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備見左傳云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杜注子游宋公子未詳所系由宋萬之殺太宰督推之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至是為太宰者二十九年而宋萬卒加之

刃則其所獻之子游殆即殤公與夷之子與子游陰謀篡立使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此不得以復父讐為猶也若自與夷被弑莊公馮立子游既北面事之則君矣君可讐乎至易世為閔公捷則又當從獻恐不在役討[illegible]也惟是殺太宰督最為有名然隱忍同朝者已久其胸中早然寂苦桃戈之意矣況乎假手宋萬未及不共戴天之太宰督而先戕其可與事君之大夫仇牧焉夫非以篡立為本謀而特假復讐為之飾說哉及冬十月蕭大心與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南宮牛于師遂殺子游於宋其討賊之義正矣再按宋之五族合共討賊其間殤公與夷之族不與則子游實為殤公之子無疑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管見】宋萬出奔陳無足言言者善宋之能速討子游也蓋子游果立宋萬將為與戴之元輔是既殺一太宰督又即

增一太宰督矣惟克討子游殺之宋萬既無所俟且懼誅乃出奔陳於是宋人得立桓公御說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管見] 北杏之會平宋亂也其時雖由宋立公子御說而國仍未寧欲會諸侯以定其位乃因齊桓霸業方新遂推以爲主而約壤地近接之陳蔡邾以與焉以是而會于北杏耳然齊非侯伯不可以主會故正舉其本爵曰齊侯非褒之也至若宋爲此會而陳蔡邾之與于會直若齊桓已受命爲侯伯然竟忘其爲侯矣惡得不一例稱人以示貶哉杜注北杏齊地當在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境是宋與陳蔡邾皆往會之不敢望齊侯出境也亦見有奉爲霸主而加推重之意

夏六月齊人滅遂

【管見】遂杜注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今兗州府寧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與濟南府肥城縣接界陳氏深曰遂國舜之後也及此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遂之當滅其罪未聞以後之齊人殲于遂合觀之可得其概左傳稱十三年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十七年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益遂爲舜後所由來既久後之苗裔各屬其族以四氏爲最著凡遂之地必有非其族則莫我入居者此其藐大邦而負固不服當視譚爲加甚齊桓不能容先既滅譚至是復滅遂遂國自有取滅之道矣而春秋又特貶齊侯而人之者何也周官大司馬九伐之灋有負固不服則侵之用侵爲攻險也既克則當滅是惟諸侯九命作伯得專征伐而後爲之聲罪致封所以敵王愾也今齊侯非方伯而圖霸由北杏之會浸爲推戴輒興師以滅遂焉彼遂國之狃於小不事大國有

罪矣其得謂齊桓之桓專征伐以諸侯而無王者乃不有罪乎哉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管見 柯杜注濟北東阿齊之阿邑今兖州府東阿縣地王氏樵曰柯齊地而言公會則此會本齊侯之志也趙氏鵬飛曰公羊載曹子於盟齊歸汶陽之事經不書歸田况汶陽之田至鞍之戰而後能取無足據者然以為桓之信自是結於諸侯則有之公伐齊納糾於桓為讐又敗齊師于長勺郎之役齊又不得志魯之怨齊益未釋也今頓釋前憾而為是盟桓之心益休然有容矣張氏洽曰北杏之會宋陳蔡邾皆至猶未有魯也至公與盟而齊霸成矣反覆之會而滿北杏忘長勺之敗而為柯盟桓之所以能為諸侯主也合觀數說而義已盡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管見]去年春會於北杏宋人爲之欲遂以齊桓爲霸主以稱其勢以定宋公御說之位耳乃經年而宋亂卒未得平殆由宋萬之黨猶多竊憾立子游而不獲相保復相與煽動子游之族以爲亂必伐宋公御說終於不得定其位而後已以故此年春宋人請師於齊且致陳師曹師以會之使來伐宋欲共同恤社稷以安靖已而宋亂卒平也於時齊桓已奉爲霸主其威聲大著於滅遂恤鄭救患非其志乎又前此宋萬奔陳陳從宋之請而縛宋萬子游振宋黨從宋之族以殺子游亦皆好惡同之者以是會齊伐宋自後宋之亂黨幾何不爲之絶跡也哉但平亂非不有功而專伐惡得無罪故齊與陳曹之伐宋雖皆其君自行而春秋則一例稱人以貶之曰齊人陳人曹人伐宋明乎以覇

討擅王誅皆喪
失其佚度云爾

夏單伯會伐宋

管見 張氏洽曰魯自盟柯已平於齊而來從其役故因齊伐宋命上卿帥師往會示從伯之意俞氏皐曰單伯魯卿元年逆王姬者左氏以爲周卿杜氏附會以爲畿內諸侯蓋周有單子非單伯也若周之單伯則當書曰天王使單伯會伐宋今先書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則知齊主兵也夏單伯會伐宋則知魯臣會伐也按伐宋書春會伐宋書夏公羊以爲後會穀梁以爲會事之成亦允且其會伐宋者公不自會而使單伯亦姑以踐柯之盟而已其心豈嘗以齊之稱伯與魯之從伯爲應爾哉

秋七月荊入蔡

管見莊公十年荊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蔡緜召必其太子務侯盼盟其國矣及欲莊十四年荊入蔡其志路討北方可閫而先期滅蔡也左傳以為楚子因息媯之不言特伐蔡以悅之恐未必然觀後莊十六年荊伐鄭鄭當中國之衝而荊以兵爭之夫非與齊桓圖霸之意不約而同哉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管見去年春齊有北杏之會冬有柯之盟此年春有伐宋之役諸侯若宋若陳蔡及邾若魯若曹皆從齊惟衛與鄭未至耳及此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於鄄衛與鄭亦無不至則從齊者半天下而齊之霸業成矣是會也亦主齊侯而宋公貳焉其為之請會者衛侯之志也鄭伯特因緣以來而已何以見之杜注鄄衛地會于衛則其會之興事必由衛矣初衛侯朔出奔齊歷九年而齊再伐衛朔乃復入是重有賴於齊也及茲齊桓方霸其盛勢篤乎

僖寢則為此鄄之會以托國於齊不亦宜乎若鄭伯突之以庶篡適立四年而為祭仲所逐出奔蔡旋以強入櫟數與鄭爭至此年夏六月鄭之子儀立十四年矣突使傅瑕殺之及其二子遂有全鄭假令齊桓以霸討加之豈得謂無名哉然則鄭伯因衛侯之為會於鄄而往會之將自明其同欲以求悅於齊桓度亦有必然者矣惟魯之於齊則有柯之盟而其使單伯會伐宋者仍襲不遠事其為不盡從齊可知故其春不與北杏之會及冬而會於鄄公亦不與而以單伯來意蓋以王室既微敝相與推戴強侯以為霸主非魯之獨秉周禮者所為也似亦未可厚非然單伯竟以大夫而會諸侯勢不免於伉尊出位又豈所謂禮一哉李氏廉以為開權臣之專未必不始於此其慮遠矣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管見再會於鄄，由陳侯請之，欲為齊侯堅鄭之從齊，以戍鄭也。觀此年秋，鄭人侵宋，則鄭之不易與可知。是會也，亦主齊侯，而宋公貳焉，仍請於衛侯，以鄄為會所，不易地，其前從會之鄭伯，則亦使請之。非如會，單伯之可會可不會也。於是此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於鄄，夫陳侯首從北杏之會，再從伐宋之役矣，至是而復為此會於鄄者，以堅鄭之志，成齊之霸，所以為齊桓者，志亦勤矣。故當會於鄄之日，齊侯次其班而以陳先衛焉。甚謂陳為帝舜之後，周先王實尊禮之，以備三恪，使但次於宋公可耳。其在衛侯，亦當與鄭伯並次陳侯也。按齊桓當會而次其班，進陳侯，雖公而亦私，其在會者，莫敢強爭，則霸主之勢力亦見。

夏夫人姜氏如齊

管見張氏洽曰，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也。張氏溥曰，魯於齊北杏不

至盟柯則平矣。十四年。伐宋會鄄。僅使單伯。公不親至。十五年。鄄之會。魯無人焉。桓知魯君臣尚未協也。姜氏如齊。而後同盟於幽。齊魯之釁。始於淫人。其交之合。亦以淫人。春秋無暇責魯莊。且以累齊桓矣。據二說推之。魯與齊盟柯。而卒不專於從齊者。蓋文姜主政。欲終以讐齊。魯君臣莫敢異。故未協耳。及此年夏。夫人姜氏如齊。播齊。桓固有以招致之。非但因其自來而不之拒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管見】汪氏克寬曰。石氏謂郳有二。郳黎來乃小邾國。三國伐郳。乃宋之附庸。令考伐郳而後。經不書郳。惟書小邾。城成周之役。經書小、邾人。而宋仲幾曰。郳吾役也。昭二十年俾稱郳申。杜氏云。小邾穆公子。必有所據。則郳、必小、邾明矣。范氏甯曰。伐郳宋主兵。故序齊上。趙氏鵬飛曰。郳叛宋而宋伐之。連齊人者。竊霸主之命也。按莊公五年秋。郳黎

來求朝此與邾有隙而欲託其國於魯故稱郳為宋之附庸而來朝於魯其叛宋可知郳猶叛宋而豈得復親於邾也哉郳之先本出自邾以不相能而復起爭雖郳必怨之則知此年秋之伐郳邾之志也邾以前十三年春得從宋公會齊侯於北杏故邾之伐郳請宋主兵宋役將霸主之命以臨之於是首宋次齊而後及邾其實則專為邾之伐郳也邾與郳為同姓邾之伐郳則為滅同姓而宋與齊之合師於邾又為助之使滅同姓北杏之會宋奉齊桓以霸即伏齊桓以行霸討固如是其悖哉以故春秋一例稱人以貶之曰宋人齊人邾人伐郳或疑人之者以其將卑師少夫用師而君不行使卿大夫將之有不奉君命以行者乎以君命行即與君之自行等也然則此三稱人者並為貶其君與卿大夫之純詞

鄭人侵宋

管見經云鄭人侵宋左傳曰鄭人間之而侵宋其間之者欲以乘其虛耳時邾人伐郳宋以師與齊會之師出則國虛故鄭人乘此以侵宋也鄭之怨宋自桓公十五年秋鄭伯突入于櫟冬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宋公馮主之十六年春又會于曹夏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亦宋公馮主之皆伐鄭伯突也此其怨矣鄭突居櫟十八年當莊公之十四年乃使傅瑕殺子儀而并鄭是年冬齊侯宋公衛侯會于鄄鄭伯突與焉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再會于鄄鄭伯突亦與焉秋宋與齊助邾伐郳鄭遂乘之而侵宋討先時宋公馮之伐鄭其有怨固然然宋之君為捷為御說世已再易而鄭突之疾怨不衰猶復興師以報之不既非敵怨不在後嗣之常哉且鄄之會至陳與宋公禮讓方新曾不幾時而輒以兵戈相向此其翻覆變詐於在會之齊侯衛侯陳侯又將何以對之耶而稱人亦直斥為凡有國者所不齒而已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管見）鄭背郵之會侵宋。宋請於齊及衛會師伐之是為宋主兵矣。故宋序齊上。其與于郵之會而不與伐鄭者惟陳侯耳。陳小非鄭之匹。以處事外而所與棄可也。伐鄭之役宋主報怨齊與衛助之報怨皆主於黨同伐異之私非公義也。故共時齊桓雖覇而亦一概人之欲使無以自別於宋衛云爾

秋荊伐鄭

管見左傳曰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按鄭伯突以莊十四年自櫟入鄭及此已二年未嘗告楚若不知有楚然以是爲不禮也楚猶於鄭之不禮而伐之將謂北方可圖鄭爲要且鄭突以庶篡適以鄰稱國出師不患無名伐之亦足以明罪討耳惟當是年秋荆伐鄭及櫟鄭使櫟堅守以待初不出師以禦之仍是若不知有楚而不禮於楚之意焉楚不敢更進益以師掠其櫟之野遂還再按經文於秋書荆伐鄭欲以見冬之鄭伯同盟于幽實因乎此蓋鄭伯背鄄之二會而侵宋宋請于齊及衛以伐之是鄭已失好于齊桓矣及茲而荆伐鄭雖未嘗大致傷敗亦終莫能抗楚以杜其侵陵然則何恃不恐而自外于齊之同盟于幽也哉彼鄭伯習爲翻覆變詐無所用恥前既並背鄄之會後復羣從幽之盟無不可者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例見莊十三年春會于北杏為平宋亂則宋公為之十四年冬會于鄄鄄為衛地則衛侯為之十五年春再會于鄄以陳遠而就衛地則陳侯為之皆以齊桓為霸主也至是十六年冬十有二月齊侯乃併諸侯之已會者而重之以盟以幽為之盟所因是而同盟于幽耳杜注幽宋地當在今河南歸德府考城縣境則於齊魯鄭衛諸國遠近適中矣是盟也公實會之何以不稱公以去年夏夫人姜氏如齊而後齊魯之交合則今之及於會以同盟者乃夫人姜氏主之於公何與乎宋公陳侯衛侯鄭伯皆前列于北杏及鄄之會者惟蔡人以君出在荊荊師又復入蔡國雖孔亟則求會于幽之盟如其會北杏不可得矣若夫會北杏者有蔡人亦有邾人即下所稱邾子克也以未會而未及盟則先卒故其時同盟于幽齊侯為主自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而外並有許男滑伯滕子而邾子不在列焉許

在今許州與鄭接壤許男以慕齊侯之霸而與其盟此當從鄭伯之後也滑杜注滑國河南緱氏縣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故城即古滑國改偃師爲京周地在鄭之西不應遠從霸主以盟于幽惟寰宇記有滑州春秋時爲衛地滑國當屬于衛以衛侯來盟而從其後益有之矣滕近魯與郳國等則齊侯爲幽之盟滕子先魯而從其後以與盟亦與許男之於鄭伯滑伯之于衛侯等國其宜也至于許男之下公敍皆增入曹伯殆不足據計曹伯終生入春秋以來歷二十一年爲桓之十年終生卒然不賜有與他國爲會盟者其子射姑繼立實謹承先志雖當齊桓創霸惟莊十一年一從齊人陳人伐宋以平其亂而已其餘會北杏會鄄再會鄄以及此同盟于幽在曹伯射姑皆不預以國爵同其間也豈得謂其果與是盟而經文闕有缺遺哉其盟稱同盟者劉氏敞以爲殷同之同同盟之禮見於覲禮爲壇祀方明方伯臨之桓非受命之伯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盟也按此書同盟于

幽。乃統諸人。是盟者同。奉齊桓為霸主。而遂使齊侯僭擬於方伯耳。劉氏者同字。正得經旨。汪氏克寬敬之意主公羊同欲之說。乃謂襄九年。楚公子罷戎。與鄭人同盟于中分。昭十九年。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豈亦能蒞方明而用殷同之禮乎。然所引二盟。特見於左傳。春秋不書。亦不得泥以為定案也。

邾子克卒

〔管見〕邾子克。與莊邾儀父為兩君。辨見隱公元年之盟蔑。儀父卒不書。未命爵稱子也。邾之書子書爵。自克始。其後或書葬。遂書其謚。克則名之而已。亦從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之例。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管見 公穀皆以鄭詹爲佞人當有所本凡佞爲遜諛之媒觀楚文王所寵之申侯後奔鄭亦有寵於厲公則其先之寵鄭詹者從可知已詹有寵必當有爵別之而稱名與微者等惡佞也鄭詹在鄭齊人何由執之下書鄭詹自齊來則此自齊人言之亦謂鄭詹自鄭逃來耳逃者有罪而道竄也逃於齊而齊執之齊蓋早聞鄭之佞人有名繫于鄭而稱鄭詹者故春秋特於其執書齊人以是爲衆欲也亦聊有合于羁討之意云

夏齊人殲于遂

管見 據左傳所記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而戍之此十七年夏遂因氏頒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彼四氏者名號著聞夫非已滅遂君之族乎然相與作難於齊雖復據遂而非齊之敵也今書齊人殲于遂幾何不至遂人殲于齊哉前既滅其君後將並滅其族是自求禍而已但蕞爾遂人不足爲之深惡云齊桓之初

滅遂強而不義莫由悅服人心因置戍焉而以兵力為禁制及盜讎謀頻作患生不虞遂使戍卒之宅聚者泯泯棼棼一朝同盡可不謂國之大憂可不為君之大戒與

秋鄭詹自齊逃來

管見 鄭詹之執於齊由春至秋歷三時必當拘係之禁錮之也及是而自齊逃來殆亦本其佞之譎詭以成此狡脫耳但當來至於魯初不聞魯亦執之豈天下所稱有道之國行將為佞人作逋逃主哉夫鄭詹自齊逃來縱使非佞亦不得以為良後僖公七年盟于甯母傳稱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當鄭文公捷之二十年距此時凡二十五年則鄭詹之在厲公二十四年者與叔詹非一人矣且鄭詹逃而被執執而復逃非有罪何以然哉罪必有因由公穀皆以鄭詹為佞則以佞得寵以寵獲罪正為逃字抉所由來又豈得謂鄭詹之非佞哉

冬多麋

管見 麋亦鹿之屬但鹿色黃質白斑夏至解角為山獸麋則色青黑冬至解角是為澤獸耳周禮職方稱河東曰兖州其澤藪曰大野後哀公十四年傳云西狩于大野則澤之有獸概可知已麋為澤獸春秋於是年書冬多麋蓋於澤見之也爾雅釋獸麋牡為麔音九牝為麎音辰其子為麇音襖其跡為躔脚所踐處也南方麋食澤草踐土成泥謂之麋畯是其跡矣絕有力為狄麋之屬有麈似麋而長尾說文以麈為麋屬此殆其絕有力者與何以言其多也於時麋出於澤凡其牡為麔牝為麎及其子為麇絕有力為狄者莫測其所從來而率以儦俟羣友其跡交亂于澤中見者爭逐之一國之人皆若狂此前時所未嘗有以足為異故書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帶見】凡書日有食之皆不當食而食也亦必於其合朔之日故此書春王三月日有食之雖用省文斷無有不知其為朔日者至穀梁別為夜食之說劉氏敞駁之詳矣

夏公追戎于濟西

【帶見】按下二十年冬齊人伐戎必非無因也蓋戎以此十有八年侵齊齊禦之而戎反齊將經魯之濟西公攘戎之犯我邊鄙也因及其反奔而追之耳其不書戎侵齊者以此年既書公追戎後踰一年又書齊人伐戎則戎之侵齊自見從略可也

秋有蜮

【管見】詩小雅何人斯其末章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舊說皆以蜮為射工本草列之蟲屬維耕含沙中人影成病博物者能詳其形狀何云不可得哉以是與鬼聯稱殊不敵竊意蜮非射工乃鬼彈也鬼彈與溪毒為類葛洪肘後方云溪毒中人似射工而無物春月多病之初狀頭痛惡寒二三日則腹中生蟲食人下部漸食五臟注下不禁雖良醫不能療也又南中志云永昌郡有禁水惟十一二月可渡餘月則殺人其氣有惡物作聲不見其形中人則青爛名曰鬼彈與溪毒何以異哉詩言鬼蜮之不可得所謂蜮者作如此看乃合然是蜮也惟南方多瘴癘則有之北方初無此害乃春秋於莊十八年書曰秋有𧕅𧕅同蜮𧕅之害人亦同詩言鬼蜮之蜮可不謂異災也與

冬十月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管見〕媵者妾之別名鄄爲衛地陳人有居于鄄者公子結以公命赴鄄之盟乃奪陳人之婦以爲妾故書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鄄之盟何爲爲欲盟齊也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秋鄭詹自齊逃來魯容之是主藏以保叛民伐鄭伯藉端構釁將有變于前之同盟于幽矣以是而齊侯與宋公期于鄄亦即期公之來會于鄄欲以尋幽之盟也而及時公不至而使公子結至既無以愜齊侯宋公之心而結乃假公事以濟其私適媵陳人之婦于鄄焉則當其盟

也豈復知為奉君命之重哉又豈復知所與盟者其齊侯為霸主其宋公為王者之後哉故連書曰遂及齊侯宋公盟着一遂字便見此結之盟鄄將以敦信明好實以啟兵造難也是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職此之由耳

夫人姜氏如莒

管見 莊公時初害于夫人姜氏之淫繼則害于夫人姜氏之專也故當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而後十六年冬公得同盟于幽春秋之不書公亦欲著其非能自主已耳至是十九年秋忽書夫人姜氏如莒後于二十年春王正月又書夫人姜氏如莒此豈若先之如齊者猶是其兄弟之國哉洞以一如莒再如莒也由此年冬書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推之在夫人姜氏益知結之盟鄄公不能往齊必食師來伐故乞師于莒而如莒既來伐而西鄙無失莒必以師助之故復拜師于莒而如莒也夫人姜氏主政居然一魯君直嘗與他國之君分庭抗禮絕無忌憚有如此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管見〕鄄之盟惟齊侯宋公而已及是伐我西鄙陳人亦與焉則以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陳人往愬于陳侯故陳侯亦復白于齊侯宋公而遂會伐之耳皆稱人者貶其以私憤稱兵君行卿行總無所區別非將卑師少之謂也西鄙當即前之追戎于濟西所在以其在邊陲故亦以西鄙稱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管見〕說文災天火也按災字从火又春秋於水旱螽螟實分別書之則凡書災及此書大災並指火言可知且宜之

十六年書成周宣榭火揭出火字即得為御廩亳社宋衛陳鄭之譜言災者作注脚矣復何待他求哉孫氏覺曰大者非常之辭大水大災之大意同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管見 戎在徐州之域與齊魯近此書齊伐戎譏戎之越魯以侵齊前書公追戎却戎之逃齊而犯魯也戎不利于齊又復被逐于魯則春秋畧其侵齊不書亦正有當畧者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管見】鄭莊公所生之世子忽及子亹子儀皆不得其死惟突稱鄭伯而書卒其亦幸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管見】當時國君之凶惡無甚于鄭伯突者夫人之淫惡無甚于夫人姜氏者是年以夏五月辛酉書鄭伯突卒旋以秋七月戊戌書夫人姜氏薨豈不大快人心也哉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管見】前書鄭伯突卒以國爵冠之見鄭之不遂亡猶賴有突也此書葬鄭厲公謚法殺戮無辜曰厲則存此惡謚而突之生平已該可無事更加貶絕矣按鄭伯突先文姜兩月卒文姜終得美謚曰文突乃謚厲惡極矣而其子文公

徒莫能改者迫于王朝之臣故爾傳稱此年夏與虢公同伐王城納惠王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初子頹篡立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及納惠王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伯突卒當其卒也王臣如原伯之徒與他族被殺之懷怨者必皆曰鄭伯突卒當譏以厲比葬王使人會葬王臣奉王命歸之謚以厲稱諸侯晝聞之其能改乎至葬之緩不如禮鄭伯八月始葬文姜亦七月始葬其故未聞並皆適然已耳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管見】肆放也去其拘係而釋之也凡有罪者是過而非惡曰眚大罪為惡今名之以大眚則並得從宥過無大之例矣莊公何為為此蓋德佞人之言欲廣天地春生之德以祈娶婦生子云爾按莊公以十四歲即位既歷二十二年

通計之。凡三十六歲。而猶未娶婦。則何以故。度必由其母。文姜主政。不欲使莊公遂有嫡子。則他時可惟所欲立。遂徇女寄國柄耳。及是夫人姜氏薨。乃謀納幣于齊。其先時豈徇忘。惟於繼嗣之。大事哉。又按莊公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公穀皆以為佞人。秋。鄭詹自齊逃來。公羊傳注謂齊魯之知而受之。信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為後敗。其言本春秋說文。殆不得以為誣而不信也。佞人進說必中人君之隱。將葬小君文姜即謀娶齊女。既由佞人鄭詹計之。則其春王正月。先肆大眚。以沛非常之。故宥即將卜祚。肯來錫以收其報者。亦必由佞人鄭詹之出謀發慮無疑。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管見】莊公即位幼弱。國政必待決于文姜。久而益專。公則惟命是聽已耳。及是以卒而葬。其先蓋由夫人姜氏自請

主政二十年。以母道而兼君道。不得復從先君桓公之謚。當別自爲謚也。又以謚法闢土服遠曰桓。闢土兼國曰桓。義取於武。婦人無武事。以文爲謚可矣。公從之。自足以從魯國從而效尤。凡夫人之死。皆爲之別立謚。故春秋書之。以明莊夫人之失其紀綱。自莊我小君。文姜始也。後之因沿不改。豈不悖哉。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管見 郤氏寶曰。御寇。陳世子也。何以殺之。欲立嬖姬子歟也。而歸之陳人者何。陳人之志猶公之志也。此論極得當時情事。蓋御寇本世子。陳侯欲立嬖姬子歟。而不立御寇故不稱世子而稱公子。觀後僖公七年。盟于寗母。稱陳世子款。八年盟于洮。再稱陳世子款。則由既殺御寇而立之耳。豈本爲世子也哉。按陳嬖姬之欲傾公子御寇。陳大人憂之。見陳詩防有鵲巢二章。序曰憂讒賊也。以言中傷爲讒。使人戕害爲賊。皆嬖姬之陰爲之。故其殺公子御寇者。

書陳人。初非陳侯使殺之也。但御寇本世子。而書公子。陳侯將廢適立庶。此即殺御寇之所由來矣。然則春秋書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不實見為陳侯殺其世子御寇也。甚至若嬖姬之譖御寇。而遂使陳人殺之。在陳侯絕不疑御寇之冤。以歸惡嬖姬者。度其譖言之入。必謂君愛欵。而御寇憾不早為世子。私與公子完及顓孫謀殺欵。若使其志竟成。又將何事不可為哉。此足以滋陳侯之大惑矣。將陳侯之有國。先由厲公躍。傳其弟莊公林。林復傳其弟宣公杵臼。此陳侯者。即杵臼是已。攷左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完。其少時周史筮之言。曰此其代陳有國乎。惟顓孫未詳所或亦即為莊公林之子耳。及茲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而厲公之子敬仲奔齊。莊公之子顓孫先並奔齊。復自齊奔魯。則陳侯知敬仲之終將有國。其前二君之嗣皆無有。偏愛以生其覬覦者。於是立欵為世子。代御寇。厥後敬仲在齊卒號為田氏。遂篡齊。亦自此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始也。此書陳事。並得賅包齊事。又春

秋筆法之伏案爲最遠者

夏五月

管見 此書夏五月應合下秋七月之盟于防言請盟自夏五月成盟當秋七月總爲三月而接經兩時不得單稱夏又不得單稱秋故書夏五月即聯書秋七月以著此盟之始事終事其約結大不易耳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管見 防之盟魯以夏五月請于齊侯齊侯許之公遂如防以待及遲之又久僉稱齊侯將至而未見其果至也已而秋七月矣其戾止者非齊侯乃高傒耳因以丙申及高傒盟于防焉是則公自夏五月以來其有望于齊霸主之照臨以光我國家者卒乃敵其大夫而輕君體以自抑故春秋不書公欲以著此盟之恥莫甚也然亦何非公之所自

取哉前十有九年盟于鄄齊桓欲盟魯侯也魯侯不往而以公子結往比二十有二年盟于防魯莊欲盟齊侯也齊侯亦不來而以高傒來其相報宜有然者但齊之高傒以貴卿驕抗又非魯公子結之比也公復何以堪之

冬公如齊納幣

管見前十有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齊主兵夫非有怨於魯哉及茲二十有二年莊公將乞盟于齊先爲防之盟以釋怨修好因是重之以婚姻以故秋盟于防冬則納幣于齊也穀梁曰納幣大夫之事公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是矣劉氏敞以爲並譏其喪娶然公自納幣以後二年方逆女則律以喪取之說似苛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管見　按此年春。書公至自齊。夏。再書公至自齊。幸之也。蓋先之如齊納幣。爲非禮。後之如齊觀社。亦爲非禮。而春適有祭叔來聘。若非公至自齊無與受其聘也。不將以如齊納幣之。非禮聞於祭伯乎。夏復有荊人來聘。若非公至自齊亦無與受其聘也。不又將以如齊觀社之非禮聞於荊人乎。其得幸而不見鄙於祭伯荊人者。徒以公至自齊故耳。然則公之越境。或如下稱秋及齊侯遇于穀。冬會齊侯盟於扈。乃依於禮也。非此類者。烏可以輕出哉。

祭叔來聘

管見　祭叔爲王臣。亦無私交於諸侯。而得以聘稱。若經書來聘。必王使之也。其不書王使者何。蓋以往年桓公薨。既葬。及莊公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叔之與祭叔其爲王朝之世大夫同矣。當二十一年秋夫人姜氏薨。二十二年春。葬我小君文姜。莊公殆因王之前錫桓公命。遂使請於王。而欲王之並錫文姜命耳。然先王之制。惟使婦

從夫謚以明所屬而已今夫人姜氏不繫之桓公而別謚以文曰文姜此命豈可錫乎王之不許固宜而王猶不欲自拒其請之犯禮乃使祭叔來聘俾得婉謝諸存問之餘焉是雖未嘗錫文姜命以壞先王之制而在王之微弱不得中服諭告其體統則無復存焉者矣故但書曰祭叔來聘而不書王使亦謂王有此使固已失其所以為王云爾

夏公如齊觀社

（管見）公如齊觀社非觀其祭社也乃觀其合社之人以蒐軍實耳齊以社計地亦即以社治軍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又哀公十五年傳云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侯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此其以社計地也蓋齊自管仲經國以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凡五十家共一社舊註依古法作二十五家為里者非是推之四里為連二十里為鄉皆以里計則皆可以社計矣此所謂作內政也

由是以行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即一社。社之人也，推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二十里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然則四里為連之二百人，即四社之人，二十里為鄉之二千人，即二十社之人矣，故地以社稱，而軍亦以社稱焉，其不稱軍而稱社者，管子謂桓公曰，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注云，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則大國不及爭，小國不及拒，故可以速得志。此以不稱軍而稱社之意，與社為齊軍之統稱，則公之如齊觀社，必當其大閱也，管子之治軍，自軌里連鄉以上。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其大閱之集，眾庶梗概，具已，然周官大司馬之職，仲冬乃教大閱，而齊乃於夏者，殆亦管子酌於古法，而易之

淌之軌里連鄉之衆。其數不盡合於自來伍兩卒旅之衆耳。夫軍。法本。以齊之。太公。為宗。而管子。又參之。變通以善其。用則公欲往觀。是皆其所得藉口也。故當時雖有善諫如曹劌者。莫能奪公之必聽焉。至其往觀之私意。李氏廉曰。穀梁以是行為尸女。尸之云者。盛其車。華其服。炫惑婦人。而蠱其心。要其從已。是之謂無別。故書以責之。按此説亦中其隱。國家莫炫赫於軍實。或帷婦人使得與觀。亦事之必有。公親美見齊風之猗嗟三章。值茲納幣方新。復來觀社。與齊侯左右周旋。彼所帷之婦人。豈得不羣為注矚也哉。

公至自齊

荊人來聘

管見中國為華夏。遠夷為鬼方。以其無中華文物之觀。故以鬼魄之。鬼則不可。以為人矣。人之稱在中國則賤之。在

蠻夷則進之也。孫氏復曰。荆於莊十年。敗蔡師於莘。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曰荆。此稱人者。以其修禮來聘。少進之也。此說是。觀後二十八年書荆伐鄭。仍不稱人則可見矣。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管見　公及齊侯遇于穀。穀雖齊地。在今兖州府東阿縣境。則齊魯之交也。齊侯至穀。公聞之。以其近魯界而往遇焉。亦欲因前之納幣申情。而盛稱其觀社以明謝耳。於時蕭叔之來朝者。既至魯。而公已出。遂如穀以朝公。非得已也。蕭君名叔。以附庸未命稱名。與隱公元年之書邾儀父一例。杜注。蕭宋邑。沛國蕭縣。今縣屬江南徐州。縣北十里有蕭城。按蕭為古國名。其始封未詳。以近于宋。為宋之附庸耳。杜注指為宋邑。孔疏遂謂宋桓公立。大夫蕭叔大心有

功爵宋人封以為附庸大宋雖公爵實使以肅叔大心有功輒剖其邑以稱附庸小國而立大夫為之君乎是蓋以經文書蕭叔與僻稱蕭叔大心者有兩字相合故附會而為之說如此其實非也至於蕭叔朝公即繫之公及齊侯遇于穀之下亦聊以誌用權宜之無害于禮者凡諸侯有會盟之禮亦有遇禮此公以遇齊侯于穀而如齊既非先時之如齊納幣與夫如齊觀社之非禮矣又納幣之至自齊祭叔來聘王臣也觀社之至自齊荊人來聘之國也故幸其受之於魯者適得如禮若夫蕭叔為附庸之君屬于大國為之役其視冠于大國諸侯之王臣尤為懸絶矣然則公及齊侯遇于穀而蕭叔來朝朝雖重于聘以其未命爵而輕之則公之于蕭叔不以朝禮見之于穀即用遇齊侯于穀之遇禮見之以答其來朝夫非猶是用權宜之無害于禮若與公穀總以受朝于外為非正其持論未免過拘

秋丹桓宮楹

〔管見〕穀梁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按黝為黑色。倉、青色。黈、黃色。堊為塗飾之通名。黝堊雖有異於倉堊黈堊。而謂天子諸侯同用之。恐未必然。竊意色之有丹以赤見。周人尚赤。則天子之於廟楹。當用丹。諸侯則黝而已。惟魯得以天子之禮祀周公。是為太廟。應有丹其楹者。太廟而下之四親廟。必無之。至莊公二十三年秋。為將娶齊女。而欲示之以夸大。遂丹桓宮之楹。預為夫人之廟見崇其飾也。桓宮為莊之考廟。以上有王考廟有皇

有顯考廟。其浸而、皆丹其楹、以同、於太廟、而僭天

禮者。豈得已哉。故春秋書之以著其所由始焉。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管見〕昔曹伯終生、在位五十五年。及魯桓十年。時書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計魯桓自三年春、不書王、譏天下。

之無[illegible]乃於曹伯終生稱書之見當時諸侯之[illegible]惟此一人而已以其來會有私相會盟征伐之事[illegible]也至其子射姑繼立在位亦三十一年雖承父志猶一桓創伯有北杏之會又有幽之盟意以諸侯奉乘爾[illegible]無王亦皆不與惟會北杏之明年書齊人陳人曹人伐[illegible]先由宋萬弒其君捷立子游宋大夫蕭叔大心合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人伐南宮牛於師遂殺子游於宋是亦[illegible]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之法也迨其黨猶未靖於是復會齊侯陳侯伐宋以卒平之亦欲終前此誅亂賊之意已至惟齊桓主兵志在圖覇特假公義以濟私情故人齊侯而曹伯亦與陳侯並一例人之也春秋豈皆不諒其心而盡與此征伐者之無王哉至是莊公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蓋譏不愧為曹伯終生之子矣以此為存順而没寧其庶幾乎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管見去年自夏五月。至秋七月。公欲會齊侯盟於防。齊侯不至。而高傒來盟。雖甚恥之。而其願未已也。及冬而公如齊納幣。今年夏公復如齊觀社。且及齊侯遇于穀焉。其遇穀之時。必將語及防之盟。未得遂其說。從遂再請之。故及茲冬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杜註。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後漢志。卷縣有扈城亭。今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扈亭。是也。按齊魯二國為盟。何以遠及鄭地為盟。觀後文公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十七年。諸侯會于扈。宣公九年。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成公十六年。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昭公二十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可知扈為四達之區。故會盟者數數於此也。齊得魯然後霸業成。今既結之以姻好。又復質之以明神。其會為盟。其盟在扈。以是使聞於宋衛陳鄭曹之諸國。於勢甚便。豈不足以增重於齊。而浸然稱霸也哉。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管見〕說文。椽方曰桷。孟子曰。榱題數尺。題頭也。即桷之當簷者。今於其數尺間。嘗以木刻為斗形。差大。又刻為升形差小。斗與升。層疊錯互。別刻曲木。橫施。使緻屬其上下左右。皆叢簇於桷。以為桷之飾。其斯之謂刻桷與。若但就桷求之。其端不過方四寸。雖用刻而施巧無多。且當簷為最高。自下遙矚之。其刻文亦不甚了了也。按前書丹楹。此書刻桷。皆據其成功時為詞。丹楹者備色。刻桷者鏤文。功有難易。故成有先後也。又丹楹刻桷。必皆天子之廟制。而魯用之於周公之太廟耳。茲以去年秋丹桓宮楹。復以今年春刻桓宮桷。皆遂私意以徼效為之。絕不計其為過制也。夫安得不並書於春秋以謹其始哉

葬曹莊公

（管見）曹桓公十年，春王正月，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此莊公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二十四年，春王三月，葬曹莊公。二君皆適合於諸侯五月而葬之禮。通計在位凡八十六年。初未嘗有過舉，為春秋所貶，所國家無患，臣民共安，可不謂賢乎哉。

夏公如齊逆女

（管見）穀梁曰，親迎恒事也，不書。此其志何也。不正其[illegible]於齊也。固已。但二十一年冬，公已如齊納幣，此年[illegible]如齊逆女耶。然則既譏親納幣之非禮，可不再譏其[illegible]於齊之非禮矣。其譏者，譏其如齊逆女之踰一時[illegible]宜重讀，既後之公至自齊書秋，下書八月丁丑，夫人[illegible]入。是秋為秋七月，可知後書秋為秋七月，則沿書[illegible]

何為夏四月乎自夏四月公如齊逆女至於秋七月而後公至自齊幾於公逆女而女不受逆矣又何暇指其如齊之非禮而與前之納幣同譏也哉

秋公至自齊

管見公之如齊逆女親迎也親迎必先告期何以公之逆女既踰夏之一時而女猶不至獨書秋之公至自齊哉坊記昏禮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注舅姑女之父母也孔疏恐事之違恐女於昏事乖違也陳氏集說末世禮壞故有男行而女不隨亦有親迎而女不至者以此言之公之如齊逆女姜氏有違心也所以者何後書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穀梁傳曰其言入難也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六書故僂曲背見鼎銘屈之意耳何氏休曰約者約遠媵妾也此為得姜氏之情矣蓋公當是時既三十七

歲。又在位二十四年。而始取夫人。其媵妾必多。且有子也。覲公之有太子般。其由來見左傳云。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閔公啟方。亦莊公子。莫詳所自出。者其微賤可知。公之內政早棄矣。以姜氏有淫性。必謀專寵其心。豈不熟料及此。於是因公之來逆女而不受逆。竟過昏期。此易所謂歸妹愆期也。公以逆女如齊而不得女。又何以反魯耶。乃不得已而待之。待之而自夏入秋。亦即易所謂遲歸有時也。遲為待義。此數月中。必有以遠媵妾之約。適其意於公者。是女之以令。德來。敬公。安得不惟命是聽哉。約既定。始改昏期於八月丁丑。而姜氏亦無言。因是而公之久於齊。乃得反也。故書曰。秋。公至自齊。譏其逆女而為女所牽制有如此。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解〕見昏禮親迎而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主人先而婦從之。所以導婦入也。此特稱夫人姜

氏入。竟若。不。知。有公。者。
然。其驕横之意畢具。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管見〕覿夫人者。宗婦。而必稱大夫宗婦。則何也。以大夫之同姓爲宗。故其婦各取諸異姓。亦得從其大夫而稱宗婦。宗。字繫。之大。夫。也。且其稱大夫宗婦。既別。於。異。姓。之。大。夫。其婦。不。爲。宗。婦。者。並。有別。於。同。姓。之。非。大。夫。而。其。婦。亦然。稱宗。婦。者。故大夫宗婦四字。皆不可省。覿用幣。幣者玉帛之屬。取其貴重華美而已。不用女贄之榛栗棗脩。亦無取於男贄之禽鳥。特從。其。大。夫。宗。婦。苟。以。媚。悦。夫。人。爲。主。安。問。禮。哉

大水

〔管見〕公方大昏。而國乃大水。要。夫。人。者。皆。願。與。君。共。奠。社稷。宗。廟。値。茲。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賀。者。在。門。弔。者。在。路。甚

兆之不祥莫甚焉獨不知公當宴爾新昏亦嘗有恤民之心以引咎自責否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郭公

【管見】戎即徐戎也界曹之東南自春秋以來曹伯終生及其子射姑皆賢君諸侯絕無加之兵者戎亦不聞侵之值茲射姑卒以今年春三月始書葬曹莊公胡以至冬而戎遽侵曹也其故由曹有公子赤者欲去已立之世子羈而代之故特使戎來侵以迫曹羈之出奔耳何以徵之曹伯射姑於去年冬十有一月卒世子羈立國不可竟年無君則今年正月當改元為曹伯羈之元年矣今考列國世次曹伯射姑卒之三十一年後即接僖公赤之元年是赤之今歸於曹篡羈自立遂沒曹伯羈之元年直若前此並未嘗立羈者故春秋不書曹伯羈亦不書曹世子羈特爲赤

揭其無君戎狄之心。曰曹羈而已。而纂立之罪自著。曹羈迫於戎而出奔陳。赤得歸於曹矣。然赤之纂立。外假威于戎者。內實資謀於郭公。故其歸曹也。先歸於曹之郭公爾。郭公二字。書聯上。赤歸於曹作一句讀。玉篇。郭姓。王季之後。亦曰虢叔之後。此其所由來矣。但虢叔封於東虢。鄭早滅之。此書指西虢之在今陝州者言。乃虢仲之所封也。郭公出自虢。嘗為周之三公。殆以有罪而逃于曹。與桓五年之州公如曹同。且變易稱號。使曹人不可識別。乃從虢之稱音而異其文。曰郭。蓋以前所受爵為之字。曰郭公。遂居曹而有終焉之志。人但知為曹之郭公。夫孰知為周之虢公也。戎於時惟赤知之。心竊料其為周室輔。遇事必多權略。因以欲圖纂立。與為密謀。赤之招致戎寇。攻逐曹羈。疑即由郭公決此策也。至於羈出奔而赤歸。有君在陳。有君之大夫在曹。則歸後之變生。不測所當籌及者。正多矣。又安得不急就郭公以謀萬全無患也耶。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管見孫氏覺曰諸侯之大夫天子賜之邑使之歸國則書氏書字鄭祭仲書單伯陳女叔是也椒祭單皆邑名女亦邑名可知左傳所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者此耳陳氏深曰魯自莊公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與齊人宋人伐魯西鄙今乃來聘以結好是固然矣按莊公二十二年左傳云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敬仲奔齊顓孫自齊來奔皆謂為御寇之黨云爾致陳侯厲公躍以來兄弟傳國次陳莊公林[illegible]次及此陳侯杵臼傳稱敬仲為厲公之子則顓孫必為[illegible]公之子矣由陳侯欲立嬖姬子款為世子殺御寇遂使[illegible]兄子皆出奔於時敬仲奔齊而顓孫復自齊奔魯伐[illegible][illegible]陳能仗魯無怨乎若卒不忘報復顓孫在魯必[illegible][illegible]而為之怨恩皆不可以下

國也。故於茲二十五年春。使女叔來聘。特先以禮下之。乞魯君釋怨而敦好焉。使瀕孫之抱私憾以鬱鬱於魯者無緣。借釁與戎。可不致悔於却。遠內憂而弭滋外患矣。斯非其使聘之隱情也哉。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管見〕莊十九年傳。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有寵。莊王卒。孫立。為惠王。及二年。周大夫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周士石速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侯朔與南燕君伐周。遂立子頹。揆厥所由。蓋以桓之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實因莊王命立公子黔牟。而逐朔。朔居齊八年。至莊之五年。齊會宋魯陳蔡納之。六年春。又有王人子突救衛。黔牟至夏六月而朔入衛。其怨王特甚。遂卒成十九年王室之亂。逐惠王而立子頹。朔之罪不容於死矣。逮二十一年。鄭伯虢公殺子頹。惠王復入。力不能討朔。閱五年。為莊之二十五年。夏五

月癸丑衛侯朔卒觉逃王誅故春秋書卒不書葬以誅之於既死也周禮秋官凡刑有罪踣諸市肆之三日三日之後仍有收之以葬若惟掌戮所稱凡殺其親則焚之殺王之親則辜之焚爲燒不存其形辜爲磔不全其體是將以灰燼投之江河骨肉委諸犬鼠雖欲葬之而不得矣否書葬之意取諸此其嚴豈惟同於斧鉞已哉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管見 日食陰侵陽范氏甯曰鼓有聲皆陽事以厭陰氣左傳謂天子伐鼓于社禮記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據此則日食伐鼓以助陽必在受天陽之大社可知大社之社在雉門外庫門內當朝之右有墳壝禮曰食天子不舉去樂鼓人詔王鼓太僕贊之皆於社也昏義言天子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則天子之至社親鼓主於助陽亦旬致其奮發震動之意以

明不敢安處深宮而坐視也或言伐鼓於社為責神後月食以地影蔽日於社有闇月掩日而日食以為地之過而責社是何義乎且社在朝之右與北郊之方澤並為地神猶之有國卿祀天亦有明堂以祀上帝皆天神也社之神又可以鼓責哉至穀梁言天子救日置五麾五兵五鼓五麾者麋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兵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五鼓者麋徐並謂依方色為之按救日惟鼓以助陽從而置麾特以表社之方位而已別有兵如麾之分置則謂天子親鼓於社設以為衛亦可皆非救日之具也若諸侯之救日穀梁復稱置三麾三兵三鼓其降殺之確據莫由深攷姑從闕焉再按大戴二日土無二王天子救日諸侯皆救之所以爲王非自爲也乃左傳析言諸侯救日之禮當用幣於社以祈神伐鼓於朝以責己無論其救日而祈社者不中事理適當日食之變不使諸侯心乎天子以愛王室而教之自謀釋胥解厄曰伐鼓於朝諸侯可當日象乎有諸侯而當日象是二

日是二王矣恐在其為禮也所當辨者諸侯伐鼓於社與天子同鼓而用牲於社則天子所獨諸侯不得同之蓋日食初虧鼓以救日助陽也及食訖復常用牲以禮日亦助陽也皆借觀而通其意焉玉藻云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孔疏此大夫禮人君靧沐皆粱其餘同大夫禨謂酒也沐而飲酒曰禨羞籩豆進羞之時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浴亦進飲鄭注以為沐必進禨作樂浴進飲皆盈氣也疏又申明新沐則氣虛故補益其氣浴亦宜然矣夫人君一日沐浴禮猶恐其氣虛而以酒羞樂歌補益之日食之後雖已復常不疑於陽氣之或沮乎沮則虛而不盈故食時有鼓以助陽之禮食後又有用牲以助陽之禮焉用牲則必陳鼎俎其與牲相從者酒用共齊樂用備聲亦可概見矣如是而天子禮日於社凡馨香之薦聲音之號紛縕載作自社上承將憑是以助日之陽而盈其氣豈不誠然乎哉

魯用天子之禮遂於救日亦用之初不知其為于社則合鼓而用牲于社則僭也故春秋書之以示譏焉或謂魯不當用牲將何用乎曰用幣日食初虧無諸侯用幣以祈社之禮食既復常應有諸侯用幣以覲日之禮也日為王象諸侯之覲日猶夫覲王覲王[illegible]來帛加璧則覲日用幣亦固其宜

伯姬歸于杞

〈管見〉伯姬莊公女也以此二十五年夏六月歸于杞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冬杞伯姬來僖公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三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雖皆有故而出於此而春秋則欲譏其事使國君之女嫁為諸侯夫人者皆知其不可為訓而戒之乃先書伯姬歸於杞以發其端焉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管見〕前書夏六月辛未鼓用牲于社特譏其用牲之僭天子禮也於鼓無譏焉鼓字宜輕讀至此書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則鼓字又宜重讀以前之鼓為日食以助陽此所謂鼓乃為大水以攻社也鼓同而鼓之用意逈別所由然者以魯連歲大水靡神不舉而災莫救乃用淫巫之言而出於此周官亦設司巫初無幻術末世有譎怪者如周厲王所奉衛巫之屬每謂其能自地通天陟降上帝之庭一或熒章伏奏輒稱奉勅以糾核百神以故魯之大水疊經巫得執五行生尅為斷土不能制水其罪在社遂伐鼓以攻之是雖天子所未敢加於社者巫無所憚焉至其鼓于社即用牲于社此與日食之用牲者其意亦逈別蓋日食之用牲為牛所以升臭而益日之陽氣大水之用牲當為羊所以取血而壓社之沴氣也觀用牲連社與門言之可見月令稱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裂牲為磔除禍為攘磔攘以犬牲為宜則此用牲于門當同之彼用牲于社亦用以攘也特其牲不磔以別於門而已不得比於常禮之用

羊獨封之以取血哉凡此皆自淫巫進說而公從之者不然去年秋大水何以未聞鼓而用牲于社于門哉似災之無救於今與前無以異是為大惑焉耳可無譏乎

冬公子友如陳

管見　如陳者聘也報此年春之陳侯使女叔來聘耳據是推之後之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則因其報聘於陳而結之矣三十二年公薨立子般慶父殺之公子友奔陳夫非以前之葬原仲而遂主其家乎至閔公元年秋季子來歸歸自陳也可知此書公子友如陳正為其後之如陳奔陳歸自陳者誌所始也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管見公何以伐戎必先由戎之役魯也魯自隱桓世與戎盟未始有戎難至莊公十八年夏戎侵齊不利而還遇魯公追之於濟西是足以啟戎之釁矣久之而未得報魯及二十四年曹公子赤誘之使曹以謀篡代戎得志豈不思有以報濟西之怨而侵魯乎春秋不備書者蓋欲即以公之伐戎包先之戎侵魯耳與前二十年冬但書齊人伐戎不先書戎侵齊是為一例

夏公至自伐戎

管見公伐戎而自春及夏但書公至自伐戎不書克亦不書敗績者蓋公入戎境小有挫衄度不敵遂振旅而歸歟圖會諸侯之師以共舉耳以故是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徐即戎伐徐即伐戎也

曹殺其大夫

管見陳氏傅良曰。凡殺大夫恒名之。此其不名。何惡君也。蓋莊公卒。有戎難。羈出奔陳。赤於是篡曹。篡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家氏鉉翁曰。曹赤挾戎援以篡凡之國。又挾戎威以去凡之黨。所殺者。必皆無罪。而又不止一人。魯史不得其姓名。是以闕之耳。按二說得觧。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管見徐。杜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括地志云。徐城縣西北十里。有大徐城。即古徐國也。今江南鳳陽府泗州北八十里。有徐城。相傳為徐偃王所築。韓氏愈曰。徐與秦俱出伯翳。為嬴姓。昭四年。楚人執徐子。則徐蓋子爵也。按此書公會宋人齊人伐徐。係公主兵。而借助於宋齊耳。蓋徐即戎也。公以春之伐戎無功。力圖再舉。因會宋齊以伐之。逞憤黨同。以從事於兵戰。夫豈所謂不得已哉。於宋齊並貶而稱人。則公之當貶自見。伐徐即伐戎也。前稱戎。此改稱徐。正

不曰以戎者何於時公會宋人齊人伐戎戎不抗而自服亦知宋公以兆杏之會奉齊侯為伯主是當恭向不當齒拒也貳而討之既服則舍之乃伯主所必務齊安得不因而罷師耶齊議定宋當無言魯亦當無言矣然此皆由戎之識時向義以服於齊故致然也是以戎本徐國係出伯翳雄起僭王入春秋以來並直斥為戎而已及茲乃稱國以進之而曰徐也但經文之書徐其得知其必主從齊言者於何徵之蓋從齊則將背楚觀後僖公十五年楚人伐徐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皆齊侯主之也徐不從齊齊惡得因楚之伐徐而救徐哉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管見魯當連歲日有食之去年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初不嫌於僭天子之禮是謂無王至此年年書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不書鼓用牲于社必又將指是為其文而可以不數也其無王為更甚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管見〕洮杜注魯地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南五十里有洮城亦作桃城水經注云桃城亦曰姚城因姚墟而得名也按洮雖魯地伯姬歸寧不至魯都而公往會于洮者卓氏爾康以哀姜方挾寵不以子女待伯姬疑之此為得其情矣蓋伯姬自來歸寧至於洮公因夫人姜氏驕妬不欲使女伯姬為其所凌故往會於洮以止之謂伯姬將寧爾父則已在此矣若必卒至魯以寧爾母必非爾今之母之所能迎以禮者何為也哉於是伯姬遂還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

幽

〔管見〕張氏洽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伯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按前莊公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齊之伯業已成。由十六年及茲二十七年。既歷一紀。乃復同盟于幽。以申伯令而一諸侯之心誠如張氏之說矣。十六年之盟。公亦與焉。不書公。譏其受命於文姜而不由公耳。至今之與盟者。公自為政。故書公。他若前盟之有許男從鄭滑伯從衛滕子從魯齊侯不盡徵之以疲頓小國。亦固其宜。惟大國如衛者。前既來會以同盟于幽。今猶足諸侯而盟。亦不易地。衛獨不來。非齊侯之所能安也。張氏以為明年之伐衛由此。亦允。至同盟為般同之同。不主公羊之同欲為定論辯見前十六年茲不贅。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管見）按大夫無境外之交說者每過於泥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冬公子友如陳以報聘則亦聘而已玫聘禮所載凡聘於他國既聘有私而其卿之禮又有私面其下大夫嘗使至者之禮皆用幣是非交而何原仲稱字其為陳卿可知公子友報聘於陳雖於嘗使至之女叔亦當以幣交矣況陳卿如原仲乎惟公子友得交原仲遂相善如舊業然既反魯纔及踰年而原仲頓卒凶喪哀弔即泛常者亦不可以已至若公子友之好於原仲而逢此感閒將葬矣彼如陳以會其葬入請於公公必許之豈不亦為禮之所宜有哉禮之所宜有為常常則不書書者為他日公子友之避難奔陳伏脉耳。

冬杞伯姬來

（管見）是年春公會杞伯姬於洮以夫人哀姜之無恩禮遂止伯姬之卒至於魯也然哀姜豈竟絕無聞知耶聞之而

伴為。不知。乃聲言伯姬歸於杞。當前之二十五年夏六月。及該既歷三年。而不思歸寧。何其忍於忘親。而背本。乃若是哉。於是公無以應。特陰使人聞於杞伯姬。故及冬而杞伯姬來。偶於哀姜之私為詬病而來也。

莒慶來逆叔姬

管見 魯君之女。嫁為他國大夫之妻。此其始見於春秋者何以必書。欲以教婦順耳。莊公元年。及十一年。兩書王姬歸于齊。凡婦人謂嫁曰歸者。父兮母兮。畜我不卒。必以夫之家為其家。故王姬下嫁。亦既稱曰歸。以示從夫之義也知從夫之義。則雖天子之女。嫁於諸侯。初不得挾天子之貴以驕諸侯矣。夫非所以教婦順哉。至此二十七年。書莒慶來逆叔姬。凡昏禮問名。辭曰。敢請女為誰氏。氏即此稱叔姬者是已。婦人常不以名聞於外。請氏即以問名。故此人夫。莒慶稱名。魯女亦稱名。以示敵體之義也。知敵體之義。則雖諸侯之女。嫁於大夫。亦不得倚諸侯之尊以傲大

夫矣孰非所以教婦順哉。

杞伯來朝

管見士昏禮若不親迎婦入三月壻見婦之父母為外舅姑辭曰[illegible]姻然則諸侯之娶夫人而不親迎後亦必於夫人之父母有請覲之禮者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伯姬歸于杞歸杞伯也而其先不書杞伯來逆女則其不親迎可知伯姬歸於杞伯及三年而後歸寧則此三年中杞伯之未嘗請覲亦可知矣今莊公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以哀姜嘗其父不歸寧而來也其言必自莊公使聞之是年冬伯姬所歸之杞伯亦來必又以哀姜嘗其父不請覲而來也其言殆自伯姬使聞之耳杞伯之來為請覲當先見莊公而後亦見哀姜矣士之請覲外舅為主人主人出寢門外不出大門而見之於寢壻入大門東與贄再拜出不敢覿授及擯者以贄出請受壻禮辭許乃受贄入門西主人

再拜受壻再拜送出注謂壻有子道異之於賓客故然今杞伯為國君莊公不欲竟以子壻歷之其迎於大門外見之於廟揖讓入升堂授摯累與諸侯之相朝等故特書曰杞伯來朝至士之請覿外舅出再見外姑外姑為主婦壻見之主婦闔左扉立於其內壻立於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以婦人見丈夫必俠拜也壻出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其酬無幣壻出主人拜送注謂酬賓皆有幣此無之亦以壻非賓而有異耳然莊公之於杞伯其請覿以朝禮見如賓則醴之必有酬幣亦如賓矣惟主婦哀姜於外姑為適伯姬非其所出視杞伯固自漢然且其入為魯夫人也倚齊之大而任情驕亢能以禮責人不復以禮自處當杞伯請覿而見之於寢哀姜以主婦立於門內其肯於杞伯來拜而先拜及杞伯既拜而又拜乎以是推其所以醴之者莊公方欲醴之如賓而與幣哀姜並不欲醴之如壻而設為矣杞伯其何以堪此故春秋特書杞伯來朝為杞伯表其存國君之體統

者半為杞伯許其失國君之體統者亦半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管見〕此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而衛侯不至是欲背伯主之齊桓也齊桓將討之而不欲輕於動衆故於冬復為會於城濮不更煩宋公陳侯鄭伯而獨期公之會之也城濮屬衛地會於城濮特欲致衛侯之來會以觧夏六月之不同盟于幽耳若衛侯果至則明年春之伐衛遂可以已此正齊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本意也說者乃謂會于城濮為謀伐衛豈有將伐人國而先至其國之境以會謀者哉且伐衛之役公獨會謀至明年伐之而公又未嘗以師會則所謂會謀者何所謀也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管見　去年夏齊侯尋盟于幽衛侯不至是背前十六年之盟于幽矣及冬而公會齊侯于城濮在衛地而衛侯仍不至夫非誠欲背盟而貳於齊哉貳而討之伯圖也惟圖伯為私心故服而人之曰齊人伐衛致左傳稱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又稱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皆不可泥以為實蓋齊侯若已命為侯伯得專征伐又奉命追討衛朔立子頹之罪大義炳然猶從貶例以譏其爵此何說耶至齊侯既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庶幾執衛侯歸之於京師矣卒乃受賂而還其貪鄙至甚度齊侯若桓公亦必不為此也胡傳曰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以衛人為志乎此

戰。故以衛主之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來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按衛侯不會盟於幽。又不會於城濮。同早辦一戰。以抗齊師。欲因而斃其伯業耳。從可知齊侯不必果戰。而衛侯則必志乎戰。故春秋先衛後齊。書曰。衛人及齊人戰。衛師不必遂至敗績。而衛侯之志乎戰。則必至於敗績。故春秋易師稱人。再書曰衛人敗績。兩人之者。皆所以歸罪衛侯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管見〕與前十六年書邾子克卒同。所異者。彼不日。此有日耳。

秋荊伐鄭

〔管見〕莊公二十三年春。荊稱人。以其來聘也。此二十八年秋。荊復伐鄭。則仍稱荊。以斥其為蠻。不可謂之人矣。伐鄭

之故左傳謂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王以是舞習戎備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乃以車六百乘伐鄭衆車入鄭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按前十六年秋荆伐鄭楚文王熊貲之欲圖中國也及櫟而還未得志楚所謂仇讐者舍鄭與屬焉熊貲以莊之十九年卒立子堵敖熊艱楚人謂未成君爲敖堵敖五年欲殺其弟熊頵頵奔隨與隨襲弒堵敖代立是爲成王皆文夫人息媯之子子元係文王之弟爲令尹方欲蠱文夫人惡得不反視其姪頵以謀篡代乎且成王頵弒其兄堵敖而自立尤而效之亦不得以首禍爲其罪也故伐鄭之舉借文夫人之言而興事託立武功於外乃足以歸而震主故然耳豈誠欲尋諸仇讐與得卒成文王伐鄭以圖中國之志與楚師及鄭鄭知楚君頵以弟殺兄令尹子元其叔父也必有異志其師不得久稽乃不戰而

以堅守拒之懸門不發謂不閉非不閉也楚言而出亦謂楚師有言特以懸門不發斥鄭之畏怯而止不得更入乃皆出也於是子元知鄭之不能即克又聞諸侯將救之齊桓主兵鄭一有所挫衂武功不成可歸也夜師屛因其之置法最嚴尚可歸乎以故莫敢追息遂卒之而夜遁也由是言之此書荆伐鄭下書公會齊人宋人救鄭亦特指其會師之意為救鄭已耳其實何嘗見楚師于鄭也哉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管見〕首稱公則齊人宋人即齊侯宋公可知矣齊宋皆衆而稱人則公不加衆而與齊宋一例亦可知矣救鄭之役齊侯為主公與宋公會之必從衆者其意總以抑伯圖耳如此年春之伐衛齊侯特因衛之背已而興師既不得謂為聲罪致討則此年秋之救鄭齊侯又特因鄭之從已而合師亦不得謂為攘患卹隣凡皆竊權侯伯假公義以濟

其私心已也可無貶與

冬築郿

管見 爾雅水草交為湄澤屬魯之郿邑蓋因其地有澤為湄故取以名耳築郿非築邑之謂築邑則城之書法當與前城中丘城郎城祝丘同不應但書築左傳別以都曰城邑曰築殆不足為據李氏廉曰公羊於此條與成十八年築鹿囿皆稱虞之非正也似以為田獵之地恐未必然按公羊傳云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者虞之非正也注謂虞典禽獸之官言規固而築之置官司以守之是不與民同利矣築不志凡志皆譏也此正得春秋書築郿之旨當從之

大無麥禾

「管見」麥熟于夏禾成在秋于冬書大無麥禾閔傷之境內其民皆終歲失望也胡傳汎看冬字謂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春秋豈為魯憂國用武又或疑大無麥禾未有言災之者然即麥禾求之而災亦自見蓋麥性惡濕若春夏之交天作淫雨則為大水於是而大無麥至禾為穀之總稱二月始生八月乃熟故夏有大雩以祈甘雨亦猶稼穡作甘而有雨以滋之也乃是歲春夏之間則大水及夏秋之間則又大旱於是而先為大無麥後復為大無禾矣自其冬合并書之曰大無麥禾着一大字而大水大旱兩大字即寓其中何謂未有言災之者

臧孫辰告糴于齊

「管見」是年大無麥禾而公於其冬築郿明年春復新延廄則其志荒矣故但稱臧孫辰告糴于齊不言使明其請之而後得行公固未嘗切切于民瘼也其告糴于齊者癸卯之會孟子載其五命曰無遏糴則前之再盟于幽必皆有是

命可知國語稱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告糴齊桓歸其玉而予之糴是即所謂無遏糴也於是齊令閼市去禁商賈懋遷舟車駢發魯之大無麥禾亦庶幾其少有所賑將富有矣其有裨於民者豈淺鮮哉故春秋志其事以善之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廄

管見 杜氏預曰言新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王氏樵曰養馬欲其富故馬廄謂之延延長也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王氏錫爵曰禮凶年馬不食穀馳道不除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廄廄有肥馬民有饑色矣按三說皆得解但其事亦軍政所待經理且不至於疲力殫財乃獨以大役之後嘗其興作非時是足著為人君之大戒乎竊為之進推其意蓋以莊公之新延廄實由公子慶父者欲為廣畜駿良供其游獵以校所好即得陰自壯其主

兵之勢而國篡代耳於是時公乃不悟故書以識之慶父自莊公二年夏帥師伐於餘邱已專兵柄及遂歷二十八年漸生逆謀務浚成力乃以國權兵重於兵兵備莫急于馬故其叢馬爲甚盛厥後莊公薨慶父使人弒子般又使人弒閔公卒以篡代不成死于縊馬盡歸于僖公魯頌有駉之詩序稱美僖公者其詞意亦即有以追刺慶父也如駉之首章曰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二章曰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三章曰有驒有駱有駵有雒四章曰有駰有騢有驔有魚皆即此延廐之所收聚也校人職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故數馬各以四又馬之駒者每乘盡同而其色之無不有則每乘各異是特以戎馬齊力不齊色故然慶父之主兵而務多馬若此其欲借以自強者不將以延廐爲其私閑也哉然當其新延廐時慶父以爲請公不欲其仍舊亦不令其姑緩于春並不顧其適承去年大無禾麥之冬則獨以慶父爲國之馬計者誠汲汲耳他何知焉

夏鄭人侵許

管見 自隱公十一年。鄭伯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以公孫獲處許。及桓公十一年。鄭伯寤生卒。子忽突兄弟爭國。許叔以桓公十五年入。許。鄭之。據。許者。既。十六年矣。是後鄭難不已。繼以亹儀。迨厲公突自櫟入鄭。當莊公之十四年。入鄭更七年卒。不暇。國。許。許以莊公之十六年。托其國于伯主。與齊桓同盟于幽。亦。謂可。以。稍安矣。乃鄭文公嗣厲公立。凡八年。值莊公之二十九年。復。不能。忘。情於。許。遂使許。許之。被侵。非。罪也。鄭之。用侵何名。哉。故春秋稱人以貶絕之曰。鄭人侵許。

秋有蜚

管見 王氏樵曰。郭璞曰。蜚。蠦蜰。非臭蟲。臭蟲即負盤。臭蟲劉歆以為負蠜。汪休復雜志。有據本山海經說。蜚。處淵則涸

行草則死蜚春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蠜不當書有謂之
多可也攷本草負盤本名蜚蠊腹背赤有翅能飛其氣甚
臭狀如蝗負蠜江東呼為蚱蜢長角修股善跳有青黑斑
數色與蜚蠊異類而同稱負盤則亦與蜚蠊混矣狀並類
蝗此皆常見而不害稼以為不當書有亦允至山海經云
太山有獸焉其狀如牛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
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此獸以蜚為一字名與負
盤之為蜚蠊及負蠜之混于蜚蠊只以有蜚字為差合者
異矣且其災為大疫於其見而書有豈曰不宜但太山列
在東山經其内又別出泰山注謂東嶽又自有獸焉狀如
豚而有珠名曰狪狪其名自訆則所稱太山者莫可的指
復何從考其獸之形狀與其災變也哉竊意蜚字與飛同
用从虫則飛蟲也其飛蟲之為蜚何物蓋飛蝗耳如春秋
前後所書螽若是已舊以蜚為負盤負蠜則祇得其蝗之
似焉未為確論飛蝗何以但言有蜚與書螽異例揆厥所
由以是年係無蝗患不知其適從何來見其羣飛蔽天民

皆相與驚怖曰、有蜚殆並本為神蝻、不敢直斥其為蝗、故然。陸佃曰、蝗从皇、今其首腹背皆有王字、民安得不從而神之耶。春秋書有蜚、亦知其為有飛蝗過魯也、特因民情之神之、而書曰有蜚而已。然蝗飛則必集、既集則害稼一空、悉奪民之命而致之死、與大疫無以別、更何待賦之如牛白首一目而蛇尾者以為徵驗哉。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管見]杜氏預曰、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此為正義、明年之書葬亦同。諸說多以叔姬為媵、不卒不葬、特為其賢而從夫人之禮、故卒之葬之、非是。春秋於嫡妾之分最嚴、豈可假乎。凡皆不知叔姬之本非媵也、夫人也。辨詳隱公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城諸及防

管見　明一統志山東青州府諸城縣去府城東三百里本魯諸邑防杜注在瑯琊華縣東南今兖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有華城即華縣也按隱公七年城中丘桓公五年城祝丘皆在今山東沂州府界與莒偪近今之城諸及防諸當中丘祝丘之東防當中丘祝丘之西並魯之南鄙逼邇相屬以東帶于莒者于時公子慶父將謀篡代私交于莒故其後連弒子般閔公惶懼出奔獨以莒為藏身之窟宅也而其先則就魯境之毗連於莒者預為叛據之地故春請于公以新延廐請我行之壯在焉其冬又請于公以城諸及防謂守禦之固在城也公豈不度其陰有異志哉計慶父之專兵自公立之二年帥師伐於餘丘始以後既二十年文姜主政慶父無權其恣肆未之敢逞及文姜甍而公狃于逸欲此八九年中慶父惟所欲為有請則必許之公役何能強為禁制耶城非創築增修之也其言及者謂起自諸而及中間之中丘祝丘以訖于防耳不得泥指諸防二邑言且城諸及防其役皆同時並舉以及字分先後

看亦可

不必。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管見 師次于成。以助齊人之降郕耳。舊謂魯欲救郕而畏齊不敢進。恐未必然。魯自文姜哀姜入莊公專意從齊。豈有齊人欲降郕而魯乃救之耶。且救之而次于成。郕無所賴。而齊已失好矣。何以至冬而書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乎。郕為小國。在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六十里。成為魯邑。在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明一統志。東平州漢為東平國。寧陽屬泰山郡。東漢屬東平國。則郕之在東平州。成之在寧陽縣。其地為相鄰矣。以故齊欲降郕

所以蹈隙之先，使魯師次于成，以為兩閒夾攻之勢，聲言滅鄣。鄣大懼，懼齊之前既滅譚，旋復滅遂，于鄣乎何有。是齊之師不可抗矣，而更有魯師之次于成，從後而乘其獘，鄣欲不滅得乎。於是以齊為仇主，服則舍之。此其所務也。因使國人逆齊師于境而請降。齊師遂止不進。其鄣之君亦族至降于齊侯。齊侯受降罷師還。故下于秋七月書齊人降鄣。夫降鄣在秋七月，而其夏之師次于成者，則實出魯之逢惡以濟其成務。故至此耳。但齊人降鄣為得志，魯之助齊降鄣則為可恥。計莊公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此公為齊襄請兕所使而困以從事也。可恥孰甚焉。及茲三十年夏師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鄣。雖鄣屬國而後降，鄣不圍而降，師次于成者未嘗越魯。亦公之為齊桓小白所使而復困以從事也。可恥又孰甚焉。故君行師從稱師，則公之親行也。而春秋皆不書公。凡以著其可恥云爾。

秋七月齊人降鄣

管見 鄣杜註紀附庸國孔氏穎達曰計紀侯去國至此二十七年則邑不得獨存此蓋附庸小國耳考紀國未亡紀季以酅入于齊救紀之人民也紀國既亡齊桓復以酅歸之紀季存紀之宗祀也故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於酅可知紀亡雖不無遺邑而酅之外則無有矣若鄣在齊西為今東平州境紀在齊東為今青州府境其地絕遠紀安得有鄣以為附庸哉鄣別於紀為附庸小國不服伯主齊侯不忘於滅之而獨欲降之者何蓋以其初即位之明年滅譚譚子奔莒而亦安之不為患又三年滅遂處其未靖而置戍焉歷五年而齊人殲于遂此足見國雖小蜂蠆有毒小國雖滅亦死灰復燃非可深恃也因念小國有不服從未降而脅之足以示威既降而撫之尤足以見德故其伯圖之變計特自茲非三十年之降鄣始其後終齊桓之世更無有以滅小國見於春秋者夫不滅而降使之

服則已耳或問降狀曰禮記郊特牲云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義止於此無可加若僖公六年傳載許男降楚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並謂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其言皆近誣豈足據哉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管見】諸侯之救日初嚴鼓於社為助陽耳食已復常則用幣以覲日不用牲此定制也及茲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是足為前二十六年之並不鼓者存其典之缺失至於用牲於社則又將於前二十五年之兼用牲者躋其禮之僭踰矣皆不可以不審

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管見）魯濟。杜註。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據此。則齊侯至於魯界而公及之。非公為志而齊為志也。齊何志焉。謝公之師。次於成而齊侯以降鄣耳。公不敢以為功。而特重伯主之尊。臨境上。故及齊侯遇於魯濟以還謝之。他無所為也。左傳因下書齊人伐山戎。遂謂濟侯欲就公謀。因以遇於魯濟。殆不必然。伐山戎之役。魯不會師。此外復何所謀哉。

齊人伐山戎

（管見）山戎北戎。皆狄也。狄亦通稱戎。惟以北別之。北戎之亘於北。起極西而底極東。其極東之地多山。因復異號為山戎耳。桓公六年左傳曰。北戎侵齊。此又以山戎而從北之。通稱者山戎與燕之國土近。亦與齊封之濱海而介在燕者近。當其侵齊也。齊僖公乞師於鄭。鄭使太子忽帥師救之。敗戎師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是齊固有山戎之警

矣僖公稱小伯終其世未能興師以伐山戎子襄公諸侯又不足言也及齊桓公即位既二十年當魯莊公之三十年伯業已成乃乘盛勢而為伐山戎之舉遂以捷聞此猶借為仲報復之私志則得之以言大義則非也且冬伐山戎至明年六月而齊侯來獻戎捷是猶侈然以俘掠之多誇示魯矣其先所殺戮尚可問乎彼山戎之為暴亦不過爾爾故特稱人以貶之若此年左傳謂遇於魯濟謀伐山戎也以其病燕故史記齊世家因而申之乃謂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孤竹命燕君納貢於周諸侯聞皆從之並誤為救燕而失齊伐山戎之實亦不深究厥獄不書救燕而復貶稱齊人之旨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管見郎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北。桓公四年春。公狩于郎。是其地。本有狩獵之所矣。又隱公五年春。公觀魚于棠。棠亦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是縣漢名方與。唐改魚臺。以其城北有魯公觀魚臺故也。然則郎與棠相接。既可畋。亦可漁。樂此者。必為臺。以供登覽。前時豈未嘗有之耶。及茲三十有一年春。特書曰築臺于郎。勢必別事經營。加之高廣。有彌巍然以宏此壯觀者。其侈可不待眹絶而自見。

夏四月薛伯卒

管見凡五等之爵。皆得從侯之通稱。前隱公十一年。滕子薛伯來朝。並從通稱書侯者。譏隱公僭天子禮見諸侯之禮。幾自忘其為侯耳。此年夏四月。書薛伯卒。從其本爵也。或以為薛本侯爵。為時王所黜而稱伯。亦臆度其然。殆非定論。外諸侯卒。有月而不日者。如隱七年書滕侯卒是已。至八年書宿男卒。則又有日焉。是特因舊史之詳畧。

而已惟滕侯宿男及此薛伯皆不書名則本春秋之義例也非闕文之謂蓋諸侯不生名死而名之比葬則為之諡諡則稱諡欲終有以諱其名耳然諸侯有諡使人會葬則得書不使人會葬則不得書其將何以諱之故春秋於卒不書名以著其名之必當諱也若莊之十六年書邾子克卒一十八年書邾子瑣卒殆因邾以附庸進爵為子在春秋四十年以後不得達與他國之舊封於周者同義例與再此年三書築臺而其閒書薛伯卒乃深怨莊公之驕於般樂其怨救棄禮者不可悉指因特舉此以微其概也若泥試薛伯言之其卒亦何關輕重哉

築臺于薛

（管見）春築臺于郎夏復築臺于薛修又甚矣亦可不待貶絕而自見者薛杜註魯地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有薛城按明一統志滕縣東六十里有高山少西有薛山薛水源發二山之閒西南流入徐州沛縣界則其地之名薛正以薛

水出自薛山故爾再按薛在滕縣與郎在魚臺縣者東西相直其間有蜀山湖蜀山在汶上縣西南三十五里因以名湖湖與山湊會之處移步換形非一方所能收攬此郎臺初築薛臺復興莊公獨欲恣其游目騁懷之樂則已他復何所顧惜哉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管見　凡師勝而歸及獻捷去年冬書齊人伐山戎今年六月書齊侯來獻戎捷其間始事戰爭繼加俘掠通計凡歷三時所以毒山戎者其酷烈為已甚故春秋於其伐山戎也知為齊侯親行則稱人以貶之至其來獻戎捷齊侯使人來耳然命自齊侯則謂齊侯實來可也左傳曰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諸侯不相遺俘胡傳曰獻者下奉上之詞則知其戎捷而書來獻其齊侯則為對王稱之矣夫赫赫伯主縱以軍功誇示鄰國而不諳於禮

志秋但非笑之爲之曲將其壯辱以視先之稱人以示貶者不尤有加乎哉

秋築臺于秦

管見秦杜註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今在山東東昌府范縣南三里按范縣係魯之西北境其有秦亭亦不見所據竊意莊公連築三臺雖方位異置亦必得其水陸交通所在乃足以便游觀此年春築臺於郎在魚臺縣夏築臺于薛在滕縣並屬魯之南境彼范縣之別在西北者相距甚遠與齊西鄙之聊攝接元志特稱其地平土沃無名山大川之限他勝概未有聞也而欲指莊公是秋之築臺于秦實當其地恐未必然今考兖州府之汶上縣西南三十里有南旺湖禹貢所謂大野既瀦即指此又有蜀山在汶上西南三十五里下臨湖明一統志載其上有神祠遺址碑記云山形水勢有類西蜀是其名山之義與由此推之西土形勢之壯惟秦與蜀相埒釋名秦字从禾以其地宜禾

故稱泰然則昔之人既併汶上之山而以蜀名豈得不並美汶上之地而以泰名耶莊公九年左傳言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泰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止彼稱泰子者殆其先世嘗有食邑於泰後人乃以邑為氏耳至築臺于泰而即名泰臺又有借義於泰以壯其臺者蓋泰本周京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王築通天之臺以居之居無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袪騰而上之及化人之宮其臺高千仞今在於泰則此之名泰臺者其亦欲比於通天之臺而與蜀山屹然對峙云爾由是於此臺瞰南旺湖降而舟遊南旺湖又下合泗水南流以注於蜀山湖其湖西為郎臺湖東為薛臺豈不樂而忘返哉但此時之莊公未嘗一歲而成三臺一臺之成不踰三月其勞役孔劇驅督加嚴尚可言乎而卒漠不為動以極其侈一皆所為不待貶絕而自見者矣夫莊公何以至此其或天奪其魄竟自料死喪無日將不獲登高舒

嘯叱殺戮其所欲經營而操之已感與仰戎公子慶父陰為篡弒之謀欲使民怨沸騰以畔其上因是逢君之惡頗起土功而一再不已與度是二者蓋皆有之

冬不雨

管見 前桓公五年秋書螽即蝗也凡蝗既害稼復育卵於土一卵九十九子明歲暖則復生惟其冬有雪壓之乃入土深而不出故至桓之八年冬十月書雨雪蓋幸其足以除蝗之遺孽也若莊公二十九年秋書有蜚謂有飛蝗過疊魯人不敢直斥為蝗而以為蜚耳其飛而下集之處既害稼而復育卵與前螽之生於魯境者同則亦待冬雪之有以壓之矣及此三十一年冬非惟不雪并不雨則蝗之遺孽其為患將無已也故特書冬不雨以危之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管見〕高氏閌曰。杜預以小穀為齊邑。左傳云。為管仲也。若然。聖人亦當異其文而繫之齊。且公雖感齊桓之私。豈當為管仲城邑。昭公十二年傳云。齊桓城穀以寘管仲焉。齊自有穀。非魯之小穀也。張氏洽曰。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胡氏曰。孫魯人。而終身學春秋。其於此事必詳矣。按二說辨小穀之為魯邑。最確。但於城小穀之本意。未得指出耳。嘗反復求之。魯之城小穀。其殆謀所以處齊侯來獻戎捷之俘。因與當齊人伐山戎。既捷其敗降者。蓋驅以入于齊籍之。當一二千不啻也。至于分以獻魯。亦不下二三百。左傳前稱鄭公子忽會齊伐戎。敗之。獲其二帥。及甲首三百以獻。後稱晉文敗楚師于城濮。獻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據此以酌。差齊侯來獻戎捷之數。不可知。其大概也哉。齊來獻。魯受其獻。論數非少。將何以置之。周禮秋官之屬。有司隸掌帥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

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蕃分蠻隸掌役。校人養馬。閩隸掌役畜養鳥。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貉隸掌役服不氏養獸。侯國雖不備官。其所獲戎虜。將為管領任用之須。亦何能外此耶。令齊伐山戎而獻于魯。魯受之而籌所止居。彼非類也。既不得與國之人雜處。且專以役國中煩辱之事。令其遠在邊鄙。亦非便。乃以魯都曲阜西南之隙地處之。名曰小穀。本為邑。此變穀稱而別以小者。欲著其戎。從之來獻。旬齊云爾。小穀為新名。則其城為創築意亦許及山戎之。以非類羣萃一隅。不可不設之防閑也。有城。然後得幾其出入。止其逋逃。及攘竊者。此因而城之。又豈得已哉。獨念莊公于去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乃復及今年春而城小穀焉。夫何堪。其興作。非常之役。更增此勞役也。民之憊已甚。君之疾亦旋亟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管見〕梁卯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今山東兗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卯山山南有梁卯城按遇于梁卯宋公之志也故先宋公而次齊侯前莊公十三年宋公合陳蔡邾三國奉齊桓為伯主會于北杏及莊閔十九年凡齊侯之期以盟會與其合師伐救者靡不從之在當時諸國中獨宋公之輔成齊伯為尊一也值去年秋齊侯北伐山戎以大克而獻戎捷于魯其功偉矣今年夏宋公欲致齊侯于境內與之遇于梁卯者何蓋以梁卯本山名可因此以標齊侯伐山戎之功如古築京觀之意云爾宣公十二年傳言古者明王伐不義取其鯨鯢而封之於是乎有京觀京大也本于高邱曰京取之觀示也亦本于蕢上構屋曰觀取之此梁卯之卯正與京敵如說文云土之高者為邱是已此梁卯之梁正與觀合如字典云屋脊柱為棟負棟為梁是已然則此梁卯者不可以當京觀之大示武功也哉且京觀之封土以人為而梁卯之當京觀其成山出于天作所為大者不可例所以示者自常服也特此意以建

齊侯故梁邱爲宋地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而齊侯固欣然就遇惟恐相遇之後所期矣遇爲相見之通辭與諸侯塗遇之禮無涉再按經文但書梁邱其借爲齊之京抱者在宋公當日何以明之而使後之人有可徵耶攷梁邱即今之城武縣地志起漢以來通作城至宋之寰宇記凡書城武縣皆易城爲成無土旁成武與周書武成字有倒而義皆順則知梁邱之改城武非漢創其名而城武之改成武惟宋得其實也蓋齊侯之武功宋公喜其既成而爲之炫耀當遇于梁邱之日既指梁邱之山爲京觀即改梁邱之邑爲成武矣春秋惡宋公之近謟亦即愁齊侯之益驕故特從其邑之本名書梁邱而不書成武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管見〕莊公疾公子慶父將謀纂代公子牙黨于慶父季友以君命酖之春秋書公子書卒幾若無罪者然而不知其

以削氏罪之。魯之三桓。以仲叔季為氏。其後並強盛。及春秋之終而未已。以視前無駭翬挾溺之後其氏或絕或微者不同故於叔牙不書叔於仲慶父不書仲。又以削其氏為貶絕之一例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管見〕幸其不被弒而已。不必謂薨于路寢為得正也。且慶父通于哀姜必當公疾之時。公薨于路寢夫人哀姜不既縱淫于小寢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管見〕子般之卒。由哀姜欲立其娣叔姜之子于閔公。因倚公子慶父之權力以圖之此即慶父所以得通于哀姜之縱。即與子般立慶父使圉人犖殺之于黨氏所稱黨氏者必即子般之母家也。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以夫

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般之竟為太子正以此父莊公嘗因雩而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慶父至是使之於子般乎何有夫莊公以八月癸亥薨至十月己未纔五十餘日子般方在倚廬苫塊中何為出舍于黨氏其死于慶父之主謀與圉人犖之効力亦固其宜獨其時為公子友者先由莊公疾問後于叔牙牙曰慶父材乃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乃假公命酖叔牙以懼慶父此舉殊太彊他計畫必多疎漏以是子般立而難潛生遇賊于黨氏卒公子友遂奔陳然則其前言以死奉般者終獨逃死以苟全性命耳魯何賴有若人哉故春秋于其出奔不書直若魯本無若人者乃所以深恥之

公子慶父如齊

〔管見〕子般之見殺不于喪次而于黨氏殺子般者又爲其讐圉人犖則慶父弑君之謀猶不大白以故得徇所通哀姜之意而立閔公但閔公年甫八歲不成君非恃有强援不可乃以閔公出自叔姜亦齊甥也時齊桓伯業方盛以幼君托之必足賴矣此皆與哀姜謀之於是夫人輔閔公以立國而公子慶父則如齊也明年爲閔公元年其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冬齊仲孫來並由公子慶父之如齊以致之者

狄伐邢

〔管見〕杜氏預曰邢姬姓周公之後張氏洽曰狄北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皆以伐書著其强也按前齊人伐山戎亦狄也因其地在極東而多山故以山戎別之山戎亦通稱北戎見左傳若山戎以外之北戎聯延至極西者皆不得以山戎稱故以二字名則爲北戎以一字名則爲狄地志古邢國在今直隸順

德府邢臺縣。其西北、稱太行、山。太行起今河南懷慶府北走亘數千里。雖各因地異名。其實皆稱太行。觀禹貢以太行恆山聯言、可見。邢地北指今直隸之宣化府。及山西之大同府。狄並在其邊鄙之外。及是乃率衆充斥而南伐邢其伏藏之窟宅。與其往來之蹊徑皆邇。太行可知。今而伐邢。又二年而入衛。其自太行越邢而南。遂使衛至君亡國破。卒以廬漕從楚邱而後得粗安。爾時狄之猖獗。尚可言哉。